

彩

图

全

本

R E N J I A N

I - H U A

人间词话

持平入妙，铢两悉称，良无闲然。

——俞平伯

王国维著

一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
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境也。
第二境：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
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’此第三境也。

人问词人不能道，就以



王 国 维 小 传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，出身于书香门第。他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，中过秀才，是当时“海宁四子”中最年少的俊杰，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，曾被后人尊称为“中国之席勒”。他早年在国学大师罗振玉创办的“东文学社”学习英文、日文，研究哲学、文学，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，受叔本华影响甚深。1907年起，王国维转向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，著有《曲录》、《宋元戏曲考》、《人间词话》等，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，所提出的“意境”理论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集大成的理论思想。辛亥革命后，王国维以清室遗老自居，曾任溥仪的老师，后兴趣转向经史考证，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。1925年得到胡适推荐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，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——“教授的教授”。1927年，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，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，也留下了难解之谜。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

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「昨夜西风凋碧树，

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」，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带渐宽

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」，此第二境也。「众里

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」，

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

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
人间词话

ISBN 7-80699-764-4



9 787806 997642 >

¥12.0元

¥ 10.00

ISBN 7-80699-764-4/I · 197

定价：24.00元

向词话

◎ 发前人所未能发，言腐儒所不敢言。

——郭沫若

◎ 要谈国学，他才可以算作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。

——鲁迅

◎ 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——陈寅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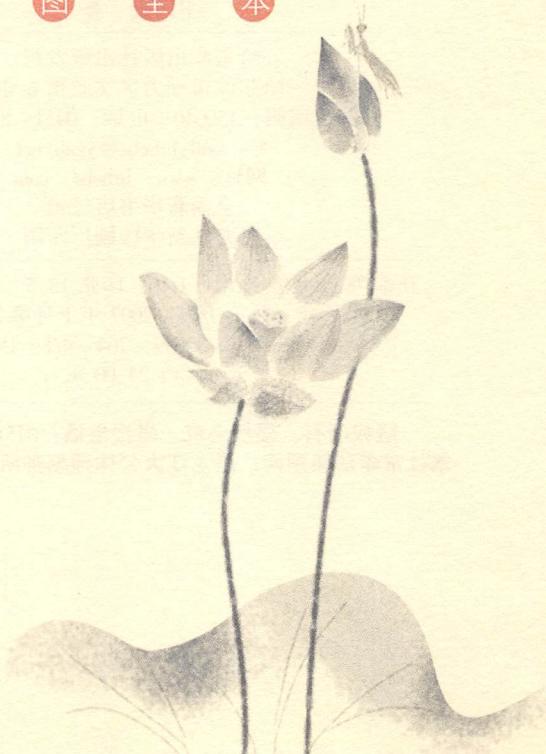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关 力

封面设计： 李生工作室

人间词话

彩图全本

◎ 王国维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词话 / 王国维著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06.9

ISBN 7 - 80699 - 764 - 4

I . 人… II . 王… III . 词话 (文学) - 中国 - 近代 IV 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0701 号

责任编辑: 关 力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内文设计: 孙国双工作室

人 间 词 话

王国维 著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
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

邮政编码: 150040 电话: 0451 - 82159787

E - mail: hrbcbs@yeah.net

网址: www. hrbcbs. 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.5 字数 160 千字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 - 80699 - 764 - 4/I · 197

定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 - 82129292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


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一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二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三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四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五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六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七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八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二十九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三十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王維詩集卷之三十一
右二十首詩中，有此題詩一首。

王国维小传

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受到传统的私塾教育，中过秀才，是当时“海宁四子”最年少的俊杰，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，曾被后人

尊称为“中国之席勒”。他早年在国学大师罗振玉创办的“东文学社”学习英、日文，研究哲学、文学，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，受叔本华影响甚深。1907年起，王国维转向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，著有《曲录》、《宋元戏曲考》、《人间词话》等，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，所提出的“意境”理论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集大成的理论思想。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以清室遗老自居，曾任溥仪的老师，后兴趣转向经史考证，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，1925年得到胡适推荐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，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，即“教授的教授”。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，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



栗和遗憾，也留下了难解之谜。

《人间词话》是王国维融入了他称之为“可信者不可爱”、“可爱者不可信”的西方哲学、美学理论，以清健之笔评唐宋以来诸词家、词作的大家之作。《人间词话》提出了“境界”说，以“隔”与“不隔”来分别词的高下，独出心裁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奠定了他在古典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地位。他借“古雅”的词话，论述“造境”与“写境”、“有我”与“无我”、“理想家”与“写实家”、“主观之诗人”与“客观之诗人”，书中评论每每有传世警句，而所引诗词差不多囊括了唐宋名词的精华，因此，《人间词话》也可说是一个绝妙的唐宋词选本。

《人间词话》版本极多，各版本所录略有出入，条目顺序也不相同。本书参考诸家版本，如中华书局版徐调孚校注的《校注人间词话》、上海古籍版《人间词话》（黄霖导读）、江苏古籍版陈鸿祥的《〈人间词话〉、〈人间词〉注评》，文字基本以徐调孚版为准，取长补短，力争文字有理有据，完整无误。

《人间词话》原稿卷首题诗

戏效李莫作口号诗

舟过瞿塘东复东，竹枝声里杜鹃红。
白云低渡沧江去，巫峡冥冥十二峰。

朱楼高出五云间，落日凭阑翠袖寒，
寄语塞鸿休北度，明朝飞雪满关山。

夜深微雨洒帘栊，惆怅西园满地红。
秾李夭桃元自落，人间未免怨东风。

双阙凌霄不可攀，明河流向阙中间。
银灯一队经驰道，道是君王夜宴还。

雨后山泉百道飞，冥冥江树子规啼。
蜀山此去无多路，要为催人不得归。

十年肠断寄征衣，雪满天山未解围。
却听邻娃谈故事，封侯夫婿黑头归。



目 录

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	2
俞平伯重印《人间词话》序（代序）	3
手定稿（64则）	1
未刊稿（50则）	91
删稿（12则）	145
观堂词论（29则）	161
补遗（5则）	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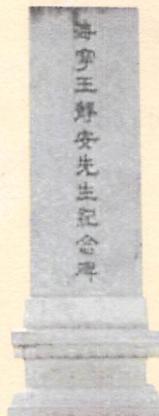
附 录

评《人间词话》	200
唐圭璋	200

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

陈寅恪

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，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己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，尤思有以永其念。金曰，宜铭之贞珉，以昭示于无竟。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，数辞不获已，谨举先生之志事，以普告天下后世。其词曰：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，其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呜呼！树兹石于讲舍，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



重印《人间词话》序（代序）

俞平伯

作文艺批评，一在能体会，二在能超脱。必须身居局中，局中人知甘苦；又须身处局外，局外人有公论。此书论诗人之素养，以为“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”。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。

自来诗话虽多，能兼此二妙者寥寥；此《人间词话》之真价也。虽只薄薄的三十页，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意当之言，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。读者宜深加玩味，不以少而忽之。

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，如引而申之，正可成一庞大巨帙，特其耐人寻味之力或顿减耳。明珠翠羽，俯拾即是，莫非瑰宝；装成七宝楼台，反添蛇足矣。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，不因世间曾有 masterpieces，而遂销声匿迹也。作者论词标举“境界”，更辨词境有隔不隔之别；而谓南宋逊于北宋，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，……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，俱持平入妙，铢两悉称，良无闲然。颇思得暇引申其义，却恐“佛头著粪”，遂终于不为；今朴社同人重印此书，遂缀此短序以介绍于读者。

1926年2月4日



手定稿

| § 1.01 |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| § 1.02 |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



| § 1.03 |

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花问花不语，乱红飞去”^①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^②，有我之境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^③，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^④，无我之境也。

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未始不能写





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

① 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

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
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
玉勒雕鞍游冶处，
楼高不见章台路。”

雨横风狂三月暮。掩
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
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
过秋千去。”

② 秦观《踏莎行》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
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
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③ 陶潜《饮酒诗》第五首：
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

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④元好问《颖亭留别》：

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借。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。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画。”

冯延巳：一作延嗣，字正中，五代南唐广陵人。多才艺，能辩说，工于诗词及乐府。词多写闺情离思，用字清新秀美，感人深刻，对北宋词风影响很大。著有《阳春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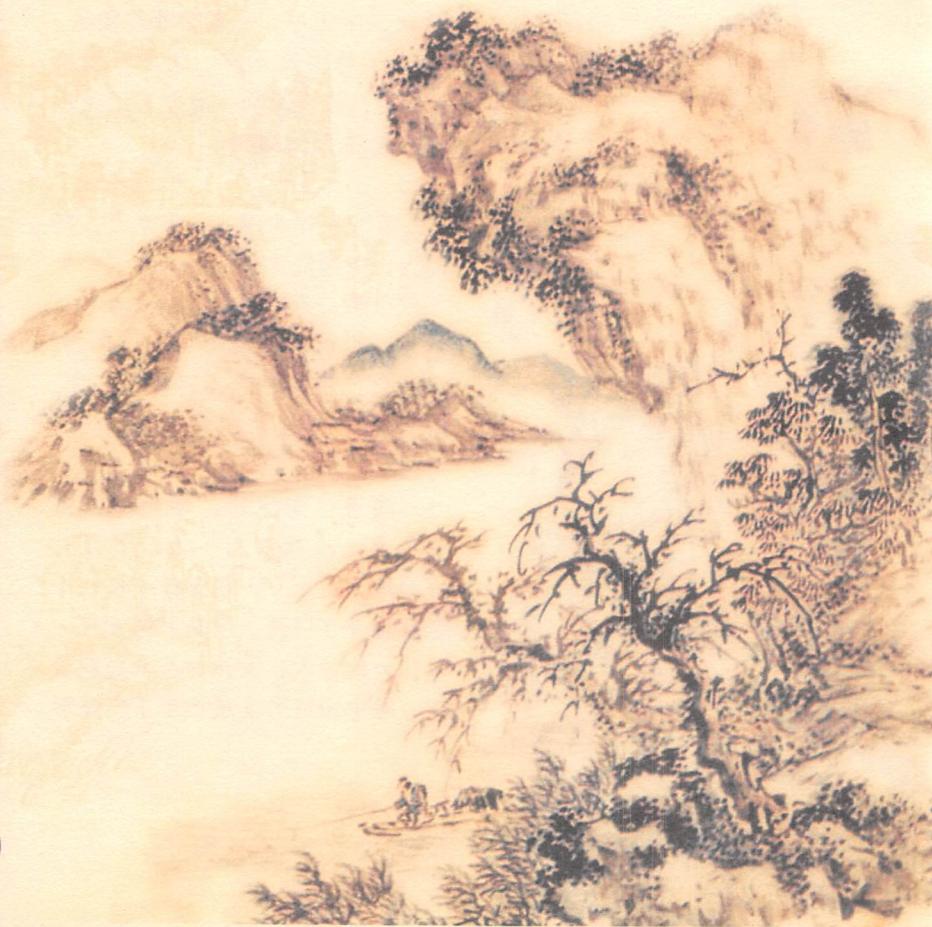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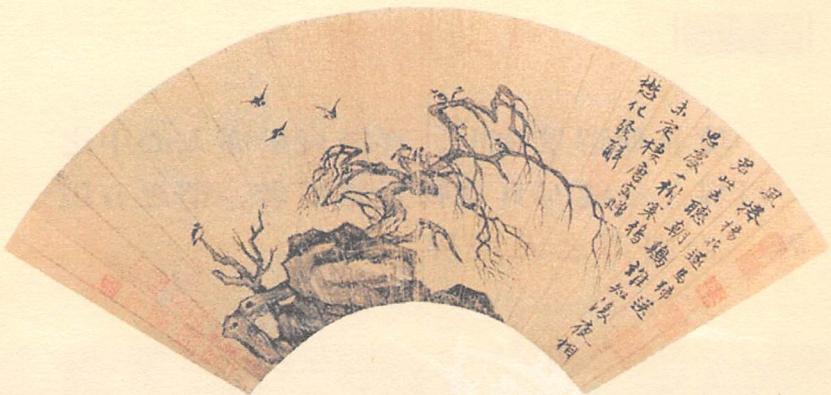
秦观：字少游，一字太虚，高邮人。少豪雋慷慨，溢于文词。见苏轼于徐，为赋黄楼，轼以为有屈宋才。世称“秦淮海”，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交游，同师于苏轼，时人谓之“苏门四学士”。

陶潜：陶渊明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（今属江西）人。曾做过一些地方的小官，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就弃官归隐。他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，其诗的艺术成就很高，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广泛影

响。有《靖节先生集》。

元好问：字裕之，号遗山，金秀容（今山西省忻县）人。系出元魏，七岁能诗，后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，金亡不仕。诗主风骨，反对浮艳。





||§ 1.04||

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

||§ 1.05||

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。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。

| § 1.06 |

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

| § 1.07 |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^①。著一“闹”字而境界全出。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^②。著一“弄”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① 宋祁《玉楼春》春景：

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？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

② 张先《天仙子》：

时为嘉禾小倅，以病眠，不赴府会。

“水调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省。

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

宋祁：北宋词人，字子京，安州安陆（今属湖北）人。

张先：北宋词人，字子野，乌程（今浙江吴兴）人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，能诗，工词。

|§ 1.08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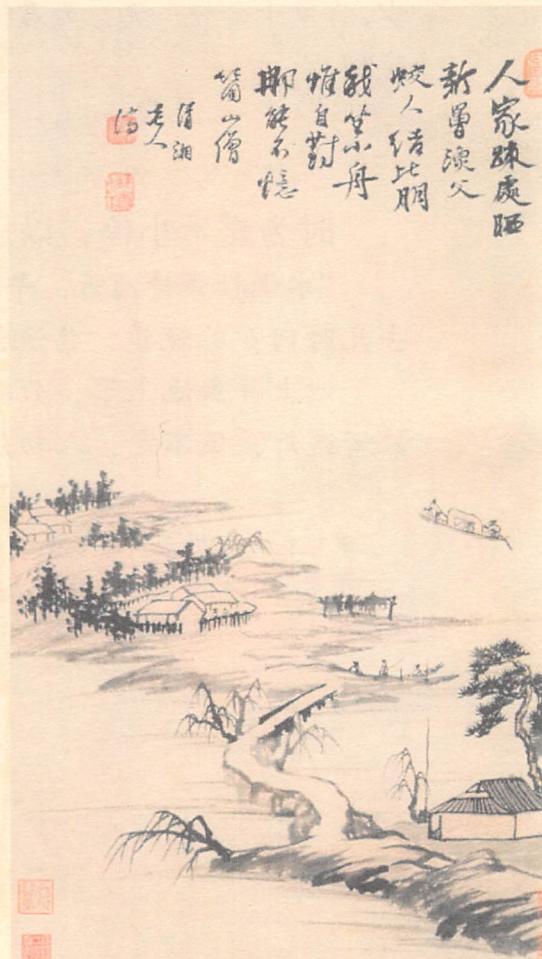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^①，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^②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^③，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^④也。

①杜甫《水槛遣心二首》之一：

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

②杜甫《后出塞五首》之二：

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？恐是霍嫖





姚。”

③ 秦观《浣溪沙》：

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，澹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

④ 秦观《踏莎行》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杜甫：字子美，盛唐大诗人。原籍湖北襄阳，生于河南巩县。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，世谓“诗圣”。

| § 1.09 |

严沧浪《诗话》谓：“盛唐诸人，唯在兴趣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：北宋以前之词，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为探其本也。

严沧浪：严羽，字丹邱，一字仪卿，号沧浪逋客，邵武（今属福建）人。著有《沧浪诗话》。

阮亭：王渔洋，字子真，号阮亭，自号渔洋山人，清初著名诗人。



| § 1.10 |

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^①。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^②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^③，差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

范仲淹：字希文，吴县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宋真宗朝进士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工诗词散文，喜好弹琴，平日只弹履霜一曲，时人称之为范履霜。

夏英公：夏竦，字子乔，德安人，北宋大臣。通经史百家、阴阳律历、佛释老之书。

①李白《忆秦娥》：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



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。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

②范仲淹《渔家傲》秋思：

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③夏竦《喜迁莺》令：

“霞散绮，月垂钩。帘卷未央楼。夜凉银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瑶台树，金茎露，凤髓香盘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

|| § 1.11 ||

张皋文谓：“飞卿之词，深美闳约。”^①
余谓：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。刘融斋
谓：“飞卿精妙绝人。”^②差近之耳。

飞卿：温庭筠，晚唐词人，本名岐，字飞卿，今山西祁县人。文思敏捷，精通音律。每入试，押官韵，八叉手而成八韵，时号“温八叉”。工为词章小赋，与李商隐齐名，并称“温李”。

冯正中：即冯延巳。

刘融斋：刘熙载，清文学家，字伯简，号融斋，晚号寤崖子，江苏兴化人。

① 张惠言《词选序》：

“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，……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。”





②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

“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”

|| § 1.12 ||

“画屏金鹧鸪”^①，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“弦上黄莺语”^②，端已语也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“和泪试严妆”^③，殆近之欤？

端已：韦庄，字端已，唐长安人。诗极富画意，词尤工，与温庭筠同为“花间”重要词人。

①温庭筠《更漏子》：

“柳丝长，春雨细。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





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

②韦庄《菩萨蛮》：

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，美人和泪辞。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，绿窗人似花。”

③冯延巳《菩萨蛮》：

“娇鬟堆枕钗横凤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

| § 1.13 |

南唐中主词：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”^①，大有“众芳芜秽”^②、“美人迟暮”^③之感。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南唐中主：李璟，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二个皇帝，世称中主，与其子李煜（后主）均擅词。

①李璟《浣溪沙》：

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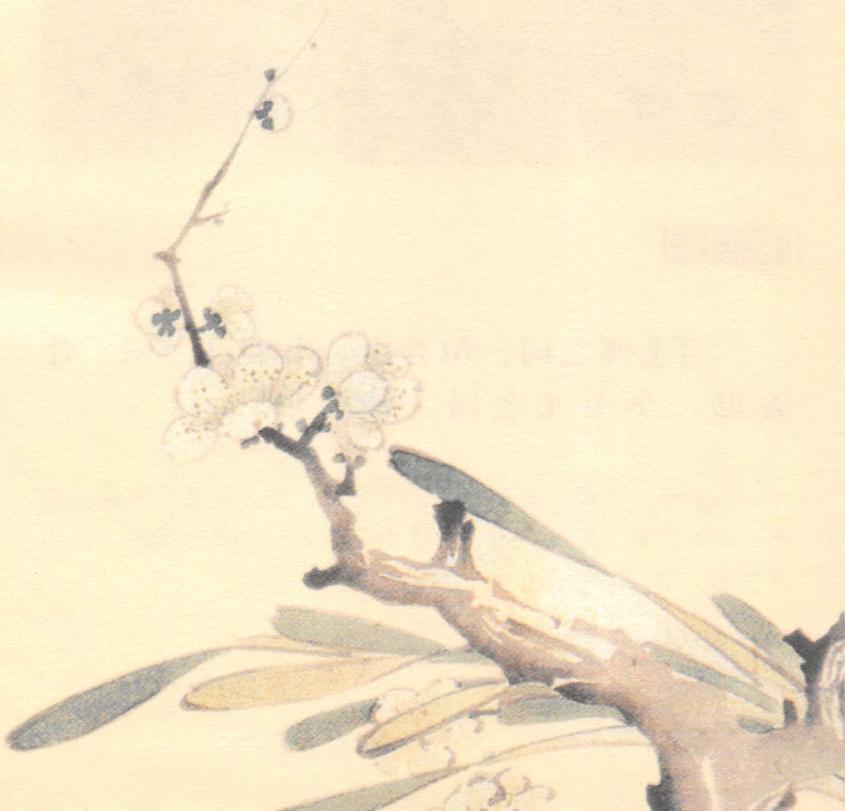
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”

②屈原《离骚》原赋此节为：

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。虽萎绝其亦何伤兮，哀众芳之芜秽。”

③屈原《离骚》原赋此节为：

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”





|| § 1.14 ||

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。韦端己之词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

李重光：李煜，南唐后主，字重光，初名从嘉，号钟山隐士、钟峰隐者、莲峰居士、钟峰白莲居士。在位十五年，世称李后主，工词。

| § 1.15 |

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^①，可为颠倒黑白矣。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^②，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^③。《金荃》、《浣花》，能有此气象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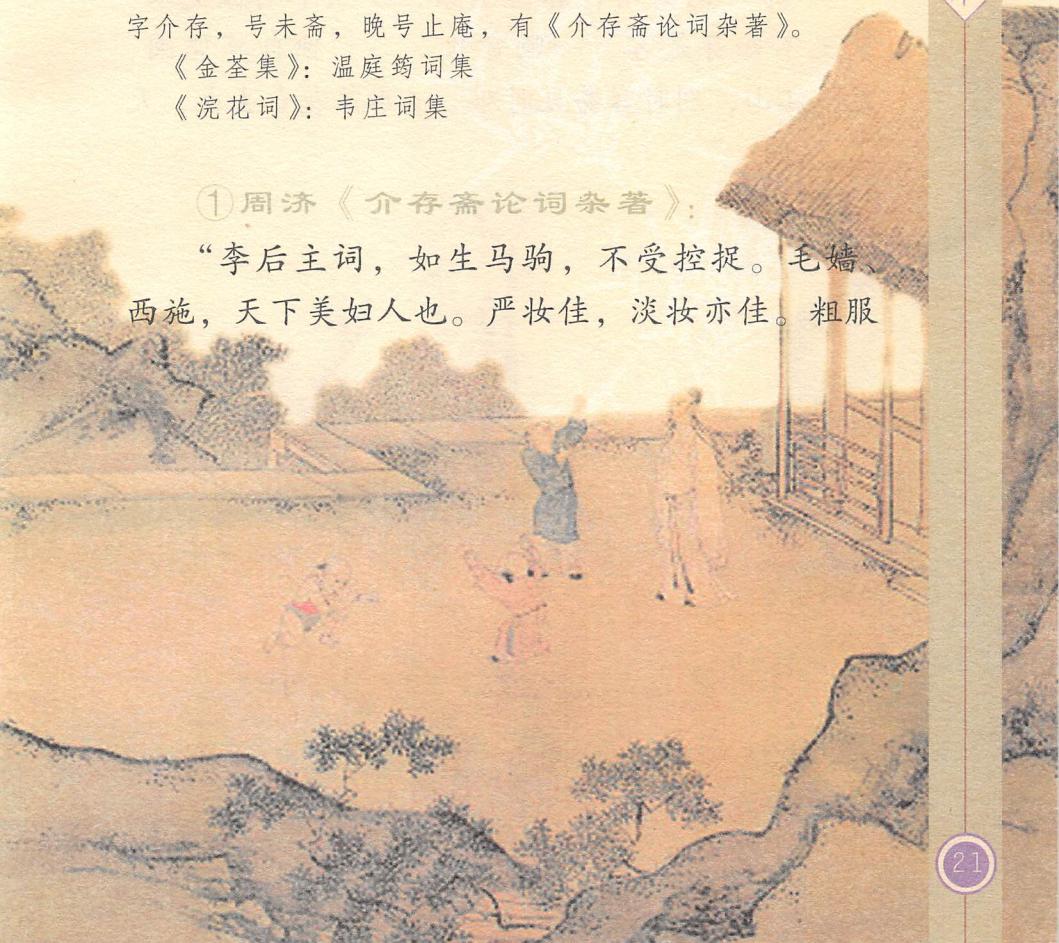
周介存：周济，清朝荆溪（今江苏宜兴）人，字保绪，一字介存，号未斋，晚号止庵，有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

《金荃集》：温庭筠词集

《浣花词》：韦庄词集

①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：

“李后主词，如生马驹，不受控捉。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妆亦佳。粗服



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；端己，淡妆也；后主则粗服乱头矣。”

②后主《乌夜啼》：
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留人醉。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

③后主《浪淘沙》令：

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
| § 1.16 |

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所长处。



| § 1.17 |

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
§ 1.18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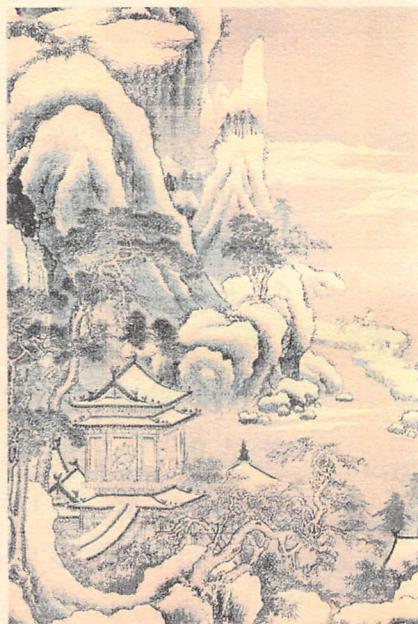
尼采谓：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。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^①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，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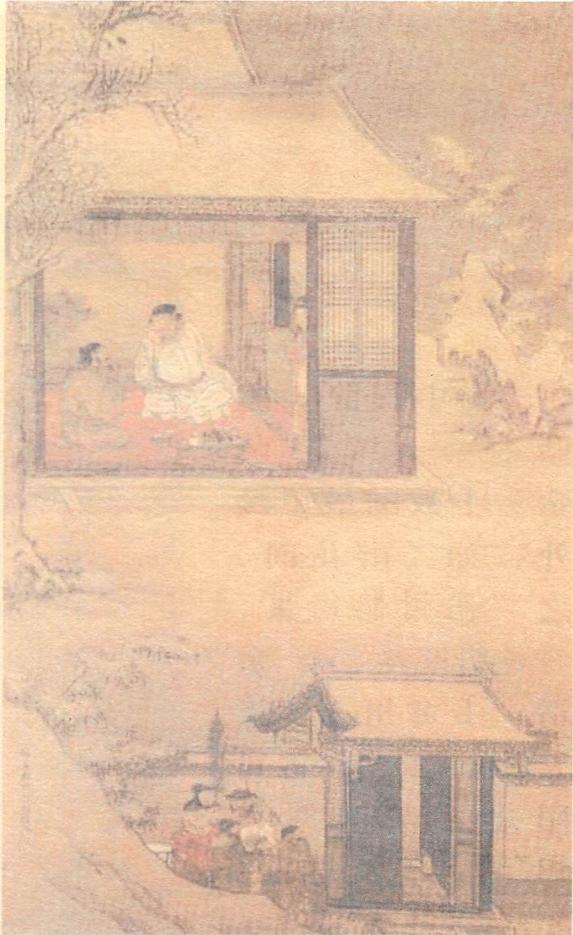
宋道君皇帝：宋徽宗，名赵佶，北宋第八位皇帝，在位25年。工于书画，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墨竹均十分精通，书法自创“瘦金体”。

①宋徽宗《燕山亭》

北行见杏花：

“裁翦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闲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。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新来不做。”





|| § 1.19 ||

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，而堂庑特大，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，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^①。

① 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：

“案：《花间集》多西蜀词人，不采二主及正中词，当由道里隔绝，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，遂尔遗置也。王说非是。”



| § 1.2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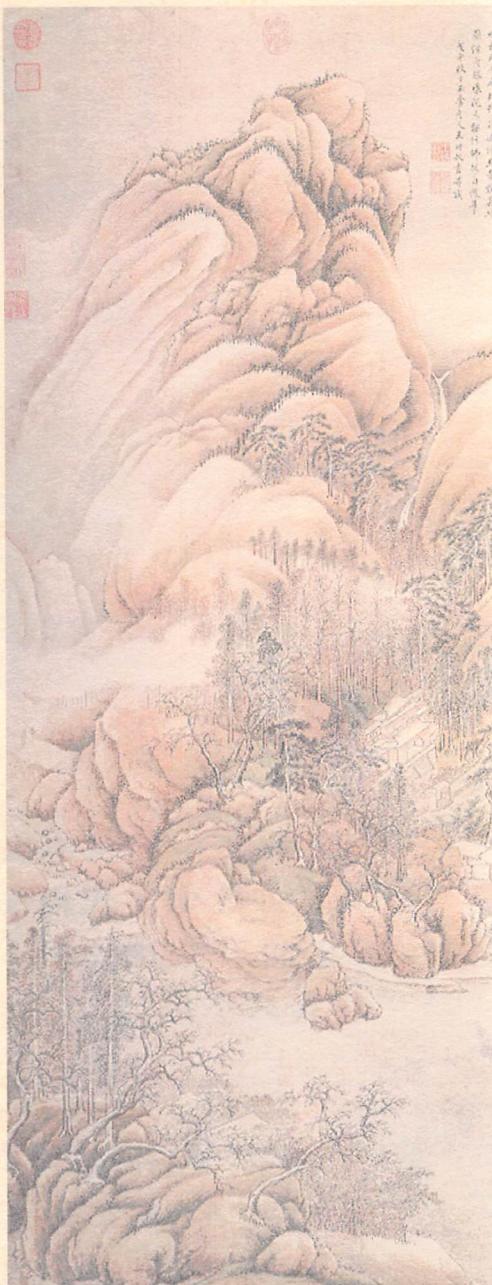
正中词除《鹊踏枝》、《菩萨蛮》十数阙最煊赫外，如《醉花间》之“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”^①。余谓：韦苏州之“流萤渡高阁”^②，孟襄阳之“疏雨滴梧桐”^③，不能过也。

韦苏州：韦应物，唐代诗人，出身世族，曾任苏州刺史，罢官后，闲居苏州诸佛寺，世称“韦苏州”，诗以写田园风物而著称。

孟襄阳：孟浩然，本名浩，字浩然，襄阳人。诗与王维齐名，号王孟。

①冯延巳《醉花间》：

“晴雪小园春未



到，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銜巢，斜月明寒草。

山川风景好，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，别离多，欢会少。”

②韦应物《寺居独夜寄崔主簿》：

“幽人寂无寐，木叶纷纷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萤度高阁。坐使青灯晓，还伤夏衣薄。宁知岁方晏，离居更萧索。”

③《全唐诗》卷六：

孟浩然句：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”

注：王士源云：“浩然常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联诗。次当浩然云云。举座嗟其清绝，不复为缀。”





| § 1.21 |

欧九《浣溪沙》词：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^①，晁补之谓：只一“出”字，便后人所不能道。余谓此本于正中《上行杯》词：“柳外秋千出画墙”^②，但欧语尤工耳。

欧九：欧阳修，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，吉州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

晁补之：字无咎，号归来子，工书画，能诗词，善属文，苏门四学士之一。

① 欧阳修《浣溪沙》：

“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

楼外出秋千。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么催拍残
频传。人生何处似尊前？”

②冯延巳《上行杯》：

“落梅著雨消残粉，云重烟轻寒食近。罗幕
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画墙。春山颠倒钗横凤，
飞絮入帘春睡重。梦里佳期，只许庭花与月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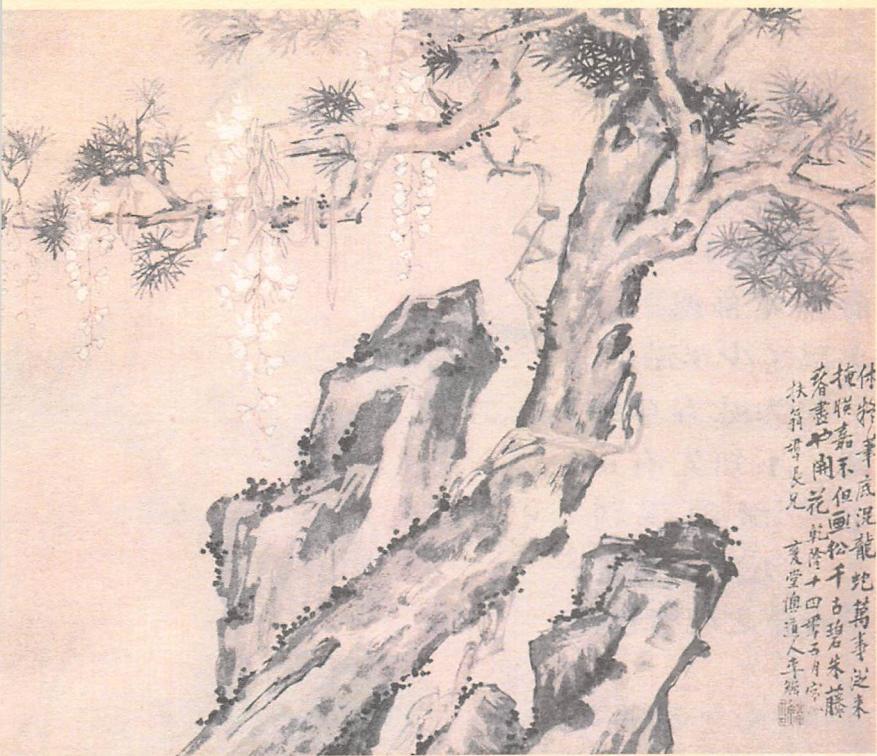


| § 1.22 |

梅圣俞《苏幕遮》词：“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^①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。余谓冯正中《玉楼春》词：“芳菲次第长相续，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。”^②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。

梅圣俞：梅尧臣，北宋诗人，字圣俞，安徽宣城人，宣城古称宛陵，故世称梅宛陵。

① 梅尧臣《苏幕遮》草：
“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



雨后江天晓。独有庾郎年最少，窣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

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记归期早。
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

②欧阳修《玉楼春》：

“雪云乍变春云簇，渐觉年华堪送目。北枝梅蕊犯寒开，南蒲波纹如酒绿。芳菲次第还相续，不奈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。”

| § 1.23 |

人知和靖
 《点绛唇》^①、圣
 俞《苏幕遮》^②、
 永叔《少年游》^③
 三阙为咏春草绝
 调。不知先有正
 中“细雨湿流
 光”^④五字，皆能
 摄春草之魂者也。

林和靖：林逋，字君
 复，人称和靖先生，钱塘
 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北宋
 初年的隐逸诗人。林逋一
 生跟梅花结下了不解之
 缘，喜爱种梅养鹤，有
 “梅妻鹤子”之喻。

① 林逋《点
 绛唇》草：

“金谷年年，
 乱生春色谁为主？
 馀花落处，满地
 和烟雨。又是离

愁，一闋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，南北东西路。”

②梅尧臣《苏幕遮》草：

“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萋，雨后江天晓。
独有庾郎年最少，窣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

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记归期早。
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

③欧阳修《少年游》：

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
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谢家池上，江淹浦
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忆王孙。”

④冯延巳《南乡子》：

“细雨湿流光，芳草年年与恨长。烟锁凤楼
无限事，茫茫。鸾镜鸳衾两断肠。魂梦任悠
扬，睡起杨花满绣床。薄幸不来门半掩，斜阳。
负你残春泪几行。”

||§ 1.24||

《诗·蒹葭》^①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^②，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一悲壮耳。





晏同叔：晏殊，北宋词人。字同叔，抚州临川(今属江西)人。

①《诗·秦风·蒹葭》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②晏殊《蝶恋花》：

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
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昨夜西
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无
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”



| 5 1.25 |

“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”^①，诗人之忧生也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^②似之。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”^③，诗人之忧世也。“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”^④似之。

^①《诗·小雅·节南山》原诗此节为：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

^②晏殊《蝶恋花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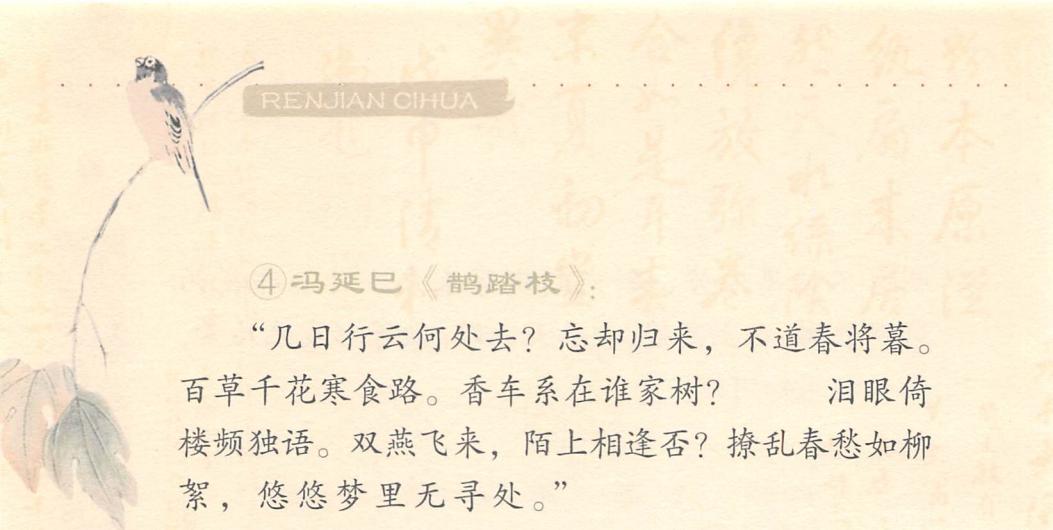
“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

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无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”

③陶潜《饮酒》第二十首：

“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。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淳。凤鸟虽不至，礼乐暂得新。洙泗辍微响，漂流逮狂秦。诗书复何罪，一朝成灰尘。区区诸老翁，为事诚殷勤。如何绝世下，六籍无一亲。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若复不快饮，空负头上巾。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醉人。”





④ 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

“几日行云何处去？忘却归来，不道春将暮。
百草千花寒食路。香车系在谁家树？ 泪眼倚
楼频独语。双燕飞来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乱春愁如柳
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。”





| § 1.26 |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^①，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^②，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^③，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
柳永：北宋词人，原名三变，字景庄，后改名永，字耆卿，排行第七，世称柳七、柳屯田。

辛弃疾：南宋词人。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人。



① 晏殊《蝶恋花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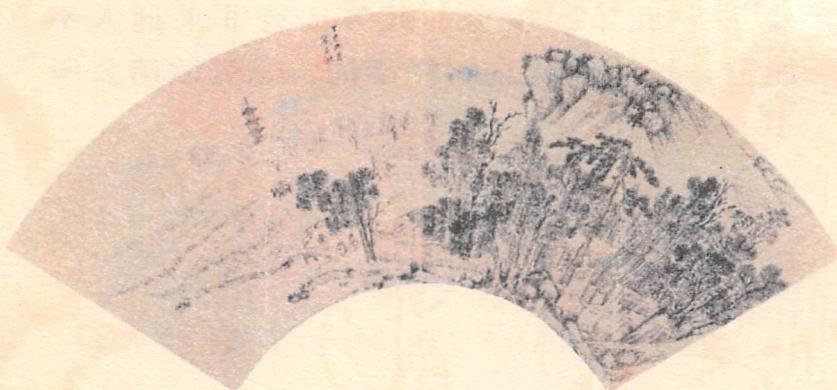
“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
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昨夜西
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无
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”

② 柳永《凤栖梧》：

“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
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。拟把疏
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
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

③ 辛弃疾《青玉案》元夕：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
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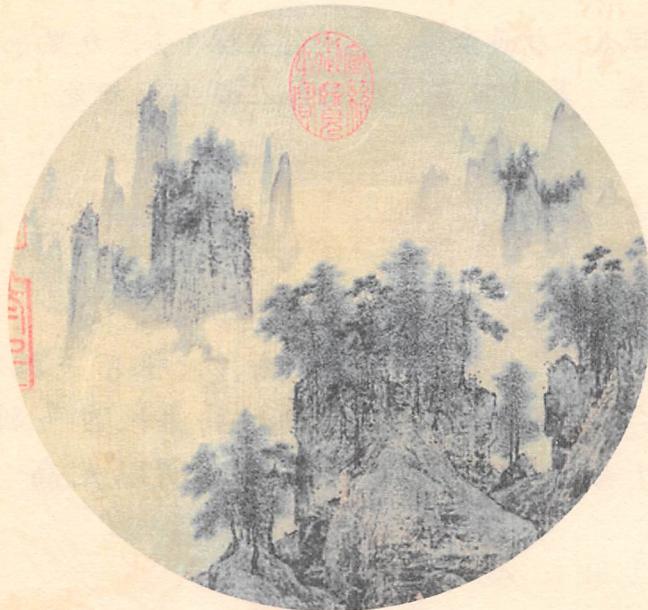
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它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|| § 1.27 ||

永叔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，“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”^①，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① 欧阳修《玉楼春》：

“尊前拟把归期说，未语春容先惨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离歌且莫翻新阙，一曲能教肠寸结。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。”



| § 1.28 |

冯梦华《宋六十家词选·序例》谓：“淮海、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其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。”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。小山矜贵有馀，但方可驾子野、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淮海：即北宋词人秦观。

小山：晏几道，晏殊第七子，故亦称“小晏”；又因父子皆词人，故又有二晏之称。

子野：即北宋词人张先。

方回：贺铸，字方回，北宋词人。

| § 1.29 |

少游词境最凄婉。至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^①，则变而凄厉矣。东坡赏其后二语^②，犹为皮相。

① 秦观《踏莎行》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② 秦观《踏莎行》，东坡绝爱其尾两句，
自书于扇曰：

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





| § 1.30 |

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^①，“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”^②、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^③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^④，气象皆相似。

(1) 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：

“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？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

胡不喜？”

②屈原《楚辞·九章·涉江》：

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带长铗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。被明月兮佩宝璐。世溷浊而莫余知兮。吾方高驰而不顾。驾青虬兮骖白螭，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。登昆仑兮食玉英。与天地兮同寿，与日月兮齐光。哀南夷之莫吾知兮，旦余济乎江湘。乘鄂渚而反顾兮，欸秋冬之绪风。步余马兮山皋，邸余车兮方林。乘舲船余上沅兮，齐吴榜以击汰。船容与而不进兮，淹回水而凝滞。朝发枉渚兮，夕宿辰阳。苟余心其端直兮，虽僻远之何伤！入溆浦余儫惄兮，迷不知吾所知。深林杳以冥冥兮，乃猿狹之所居。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。哀吾生之无乐兮，幽独处乎山中。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，固将愁苦而终穷。接與髡首兮，桑扈裸行。忠不必用兮，贤不必以。伍子逢殃兮，比干菹醢。与前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！吾将董道而不豫兮，固将重昏而终身。乱曰：“鸾鸟凤皇，日以远兮。燕雀乌鹊，巢堂坛兮。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。腥臊并御，芳不得薄兮。阴阳易位，时不适当兮。怀信侘傺，忽乎吾将行兮！”



③王绩《野望》：

“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？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”

④秦观《踏莎行》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王绩：字无功，号东皋子，隋唐间诗人。



|| § 1.31 ||

昭明太子称：陶渊明诗“跌宕昭彰，独超众类。抑扬爽朗，莫之与京”。王无功称：薛收赋“韵趣高奇，词义晦远。嵯峨萧瑟，真不可言”。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，前者惟东坡，后者惟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昭明太子：萧统，南朝梁文学家。字德施，梁武帝长子，武帝天监元年，立为太子，未及即位而卒，谥昭明，世称昭明太子。编有《文选》传世。

薛收赋：即唐代薛收所作《白牛谿赋》。

白石：姜夔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（江西波阳）人。



| § 1.32 |

词之雅郑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、少游虽作艳语，终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。

| § 1.33 |

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。唯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，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创调之才多，创意之才少耳。

| § 1.34 |

词忌用替代字。美成《解语花》之“桂华流瓦”^①，境界极妙，惜以“桂华”二字代“月”耳。梦窗以下，则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则语不妙也。盖意足则不暇代，语妙则不必代。此少游之“小楼连苑”，“绣毂雕鞍”^②，所以为东坡所讥也^③。

美成：周邦彦，北宋词人，字美成，号清真居士，精通音

律，能自度曲，词律细密。

①周邦彦《解语花》元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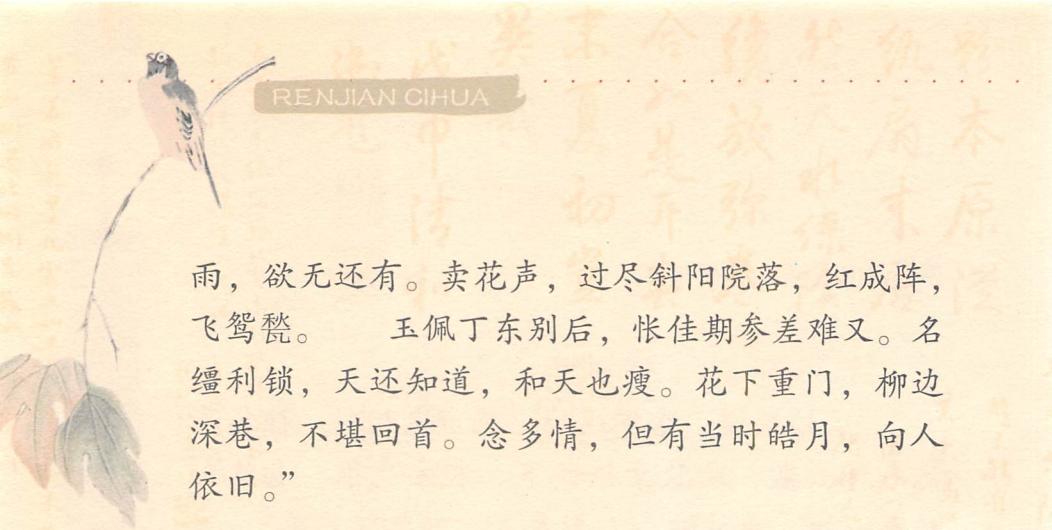
“风销焰蜡，露浥烘炉，花市光相射。桂华流瓦。纤云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。看楚女纤腰一把。箫鼓喧，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”

因念都城放夜。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钿车罗帕。相逢处，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。唯只见旧情衰谢。清漏移，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”

②秦观《水龙吟》：

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朱帘半卷，单衣初试，清明时候。破暖轻风，弄晴微





雨，欲无还有。卖花声，过尽斜阳院落，红成阵，飞鸳鶯。玉佩丁东别后，怅佳期参差难又。名缰利锁，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。花下重门，柳边深巷，不堪回首。念多情，但有当时皓月，向人依旧。”

③《历代诗馀话》卷五引曾慥《高斋词话》：

“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。东坡问作何词。少游举‘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’。东坡曰：‘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’”



| § 1.35 |

沈伯时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说桃不可直说破桃，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。”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为工，则古今类书具在，又安用词为耶？宜其为《提要》所讥也^①。

①《四库提要》集部词曲类二沈氏《乐府指迷》条：

“又谓：说桃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，说柳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，说书须用‘银钩’等字，说泪须用‘玉筋’等字，说发须用‘绿云’等字，说簾须用‘湘竹’等字，不可直说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转成涂饰，亦非确论。”

沈伯时：沈义父，南宋词论家。

| § 1.36 |

美成《苏幕遮》词：“叶上初阳乾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^①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觉白石《念奴娇》、《惜红衣》二词^②，犹有隔雾看花之恨。



①周邦彦《苏幕遮》：

“燎沈香，消溽暑。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
叶上初阳乾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

故乡遥，何日去？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？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”

②姜夔《念奴娇》：

予客武陵，湖北宪治在焉。古城野水，乔木参天。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，薄荷花而饮，意象幽闲，不类人境。秋水且涸，荷叶出地寻丈，因列坐其下，上不见日。清风徐来，绿云自动。间于疏处，窥见游人画船，亦一乐也。竭来吴兴，数得相羊荷花中，又夜泛西湖，光景奇绝。故以此句写之。

“闹红一舸，记来时，尝与鸳鸯为侣。三十六陂人未到，水佩风裳无数。翠叶吹凉，玉容销酒，更洒菰蒲雨。嫣然摇动，冷香飞上诗句。

日暮。青盖亭亭，情人不见，争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风南浦。高柳垂阴，老鱼吹浪，留我花间住。田田多少，几回沙际归路。”

姜夔《惜红衣》：

吴兴号水晶宫，荷花盛丽。陈简斋云：“今



年何以报君恩，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。”亦可见矣。丁未之夏，予游千岩，数往来红香中。自度此曲，以无射宫歌之。

“簟枕邀凉，琴书换日，睡余无力。细洒冰泉，并刀破甘碧。墙头唤酒，谁问讯，城南诗客。岑寂。高柳晚蝉，说西风消息。虹梁水陌，鱼浪吹香，红衣半狼籍。维舟试望故国。眇天北。可惜渚边沙外，不共美人游历。问甚时同赋，三十六陂秋色。”

| § 1.37 |

东坡《水龙吟》咏杨花^①，和韵而似原唱。章质夫词^②，原唱而似和韵。才之不可强也如是！

章质夫：福建浦城人，曾与苏轼同官京师，官至“资政殿学士”。

① 苏轼《水龙吟》次韵章质夫杨花词：

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，莺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② 章质夫《水龙吟》杨花：

“燕忙莺懒芳残，正堤上柳花飘坠。轻飞乱舞，点画青林，全无才思。闲趁游丝，静临深院，日长门闭。傍珠帘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、风扶起。兰帐玉人睡觉，怪春衣雪沾琼缀。绣床渐满，香球无数，才圆却碎。时见蜂儿，仰黏轻粉，鱼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游荡，有盈盈泪。”

| § 1.38 |

咏物之词，自以东坡《水龙吟》^①为最工，邦卿《双双燕》^②次之。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^③格调虽高，然无一语道着，视古人“江边一树垂垂发^④等句何如耶？

邦卿：史达祖，南宋中期词人，字邦卿，号梅溪，汴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

① 苏轼《水龙吟》次韵章质夫杨花词：

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，莺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② 史达祖《双双燕》咏燕：

“过春社了，度帘幕中间，去年尘冷。差池欲住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，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。芳径，芹泥雨润。爱贴地争飞，竞夸轻俊。红楼归晚，看足柳昏花暝。应自栖香正稳。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损翠

黛双娥，日日画栏独凭。”

③ 姜夔《暗香》：

辛亥之冬，予载雪诣石湖。止既月，授简索句，且征新声。作此两曲，石湖把玩不已，使工妓隶习之，音节谐婉。乃名之曰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

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。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、春风词笔。但怪得、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江国，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尽也，几时见得。”

姜夔《疏影》：

“苔枝缀玉。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，篱角黄昏，无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江南江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莫似春风，不管盈盈，早与安排金屋。还教一片随波去，又却怨、玉龙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，已入小窗横幅。”

④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
忆见寄》：

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送客逢春可自由。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江边一树垂垂发，朝夕催人自白头。”



| § 1.39 |

白石写景之作，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”^①，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^②，“高树晚蝉，说西风消息”^③，虽格韵高绝，然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梅溪、梦窗诸家写景之病，皆在一“隔”字。北宋风流，渡江遂绝。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？

① 姜夔《扬州慢》：

淳熙丙申至日，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，荠麦弥望。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。

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”

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
② 姜夔《点绛唇》：丁未冬，过吴松作。

“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。数峰清苦，商

略黄昏雨。第四桥边，拟共天随住。今何许？凭栏怀古，残柳参差舞。”

(3) 姜夔《惜红衣》：

吴兴号水晶宫，荷花盛丽。陈简斋云：“今年何以报君恩。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。”亦可见矣。丁未之夏，予游千岩，数往来红香中。自度此曲，以无射宫歌之。

“簾枕邀凉，琴书换日，睡餘无力。细洒冰泉，并刀破甘碧。墙头唤酒，谁问讯，城南诗客。岑寂。高柳晚蝉，说西风消息。虹梁水陌，鱼浪吹香，红衣半狼籍。维舟试望故国。眇天北。可惜渚边沙外，不共美人游历。问甚时同赋，三十六陂秋色。”

梦窗：吴文英，字君特，号梦窗，晚号觉翁，终生不仕。其词辞采奇丽，有“七宝楼台”之称。

| § 1.40 |

问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别，曰：陶谢之诗不隔，延年则稍隔已。东坡之诗不隔，山谷则稍隔矣。“池塘生春草”^①、“空梁落燕泥”^②等二句，妙处唯在不隔，词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词论。如欧阳公《少年游》咏春草上半阙云：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二月三月，千里万里，行色苦愁人。”语语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：“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”^③则隔矣。白石《翠楼吟》：“此地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”便是不隔。至“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气”^④则隔矣。然南宋词虽不隔处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浅深厚薄之别。

延年：颜延之，字延年，南朝宋代文学家。

陶谢：即陶渊明、谢灵运。谢灵运，晋宋之际诗人，山水诗成就很高，是我国山水诗作的开创者，与颜延之，鲍照并称“元嘉三大家”。

薛道衡：字玄卿，河东汾阴（今山西），历仕北齐、北周及隋，后为隋炀帝妒其诗名所害。诗与卢思道齐名。

山谷：黄庭坚，北宋诗人，字鲁直，自号山谷道人。



① 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：

“潜虬媚幽姿，飞鸿响远音。薄霄愧云浮，栖川怍渊沈。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徇禄反穷海，卧疴对空林。衾枕昧节候，褰开暂窥临。倾耳聆波澜，举目眺岖嵚。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祁祁伤幽歌，凄凄感楚吟。索居易永久，离群难处心。持操岂独古，无闷征在今。”

② 薛道衡《昔昔盐》：

“垂柳覆金堤，蘼芜叶复齐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飞桃李蹊。采桑秦氏女，织锦窦家妻。关山别

荡子，风月守空闺。恒敛千金笑，长垂双玉啼。盘龙随镜隐，彩凤逐帷低。飞魂同夜鹊，倦寝忆晨鸡。暗牖悬蛛网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过代北，今岁往辽西。一去无消息，那能惜马蹄。”

③欧阳修《少年游》：

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忆王孙。”



④ 姜夔《翠楼吟》：

淳熙丙午冬，武昌安远楼成，与刘去非诸友落之，度曲见志。予去武昌十年，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，闻小姬歌此词，问之，颇能道其事，还吴为予言之。兴怀昔游，且伤今之离索也。

“月冷龙沙，尘清虎落，今年汉酺初赐。新翻胡部曲，听毡幕、元戎歌吹。层楼高峙。看槛曲萦红，檐牙飞翠。人姝丽。粉香吹下，夜寒风细。此地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仗酒祓清愁，花销英气。西山外，晚来还卷，一帘秋霁。”



| § 1.41 |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”^①，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”^②，写情如此，方为不隔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^③，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^④，写景如此，方为不隔。

①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五：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？愚者爱惜费，但为后世嗤。仙人王子乔，难可与等期。”

②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三：

“驱车上东门，遥望郭北墓。白杨何萧萧，松柏夹广路。下有陈死人，杳杳即长暮。潜寐黄泉下，千载永不寤。浩浩阴阳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送，圣贤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



③陶潜《饮酒诗》第五首：
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④《敕勒歌》：

“敕勒川，阴山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

| § 1.42 |

古今词人格调之高，无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觉无言外之味，弦外之响。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

| § 1.43 |

南宋词人，白石有格而无情，剑南有气而乏韵。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词可学，北宋不可学也。学南宋者，不祖白石，则祖梦窗，以白石、梦窗可学，幼安不可学也。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、滑稽，以其粗犷、滑稽处可学，佳处不可学也。幼安之佳处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。即以气象论，亦有“横素波、干青云”^①之概，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？

剑南：陆游，南宋诗人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

幼安：即南宋词人辛弃疾。

① 萧统《陶渊明集》序：

其文章“横素波而傍流，干青云而直上”。

| § 1.44 |

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，犹东施之效捧心也。

稼轩：即辛弃疾。

| § 1.45 |

读东坡、稼轩词，须观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、柳下惠之风。白石虽似蝉蜕尘埃，然终不免局促辕下。

伯夷：伯夷、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王之子，国王死后，伯夷将王位让给弟弟叔齐，叔齐不接受，兄弟二人双双逃离国土，隐居渤海之滨。后因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下。

柳下惠：姓展，名获，字子禽。子禽官拜士师（掌管监狱的官）。因他居官清正，执法严谨，不合时宜，弃官归隐，居于柳下（今濮阳县柳屯）。死后被谥为“惠”，故称柳下惠。

| § 1.46 |

苏辛，词中之狂。白石，犹不失为狷。若梦窗、梅溪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辈，面目不同，同归于乡愿而已。

玉田：张炎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，南宋词人。

草窗：周密，南宋词人。字公瑾，号草窗，又号四水潜夫、弁洋老人、华不注山人。

西麓：陈允平，南宋词人。字衡仲，一字君衡，号西麓，四明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

|| § 1.47 ||

稼轩中秋饮酒达旦，用《天问》体作《木兰花慢》以送月，曰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景东头。”^①词人想象，直悟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

①辛弃疾《木兰花慢》：

中秋饮酒将旦，客谓：前人诗词，有赋待月，无送月者。因用《天问》体赋。

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景东头。是天外空汗漫，但长风、浩浩送中秋。飞镜无根谁系？娥不嫁谁留？谓经海底问无由。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触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故堪浴水，问云何、玉兔解沉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”



| § 1.48 |

周介存谓：“梅溪词中喜用‘偷’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。”刘融斋谓：“周旨荡而史意贪”^①此二语令人解颐。

^① 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

“周美成律最精审，史邦卿句最警炼，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，周旨荡而史意贪也。”

| § 1.49 |

介存谓：梦窗词之佳者，如“水光云影，摇荡绿波，抚玩无极，追寻已远。”^①余览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中，实无足当此者。有之，其“隔江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秋怨”^②二语乎？

①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之一八：

“梦窗非无生涩处，总胜空滑。况其佳者，天光云影，摇荡绿波；抚玩无极，追寻已远。”

②吴文英《踏莎行》：

“润玉笼绡，檀樱倚扇。绣圈犹带脂香浅。榴心空垒舞裙红，艾枝应压愁鬟乱。午梦千山，窗阴一箭。香瘢新褪红丝腕。隔江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秋怨。”



| § 1.50 |

梦窗之词，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：“映梦窗零乱碧。”^①玉田之词，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：“玉老田荒。”^②

①吴文英《秋思》荷塘，为括苍名姝求赋其听雨小阁。：

“堆枕香鬟侧。骤夜声，偏称画屏秋色。风碎串珠，润侵歌板，愁压眉窄。动罗箑清商，寸心低诉叙怨抑。映梦窗零乱碧。待涨绿春深，落花香泛，料有断红流处，暗题相忆。欢酌。檐花细滴。送故人，粉黛重饰。漏侵琼瑟，丁东敲断，弄晴月白。怕一曲《霓裳》未终，催去骖凤翼。欢谢客犹未识。漫瘦却东阳，镫前无梦到得。路隔重云雁北。”

②张炎《祝英台近》与周草窗话旧：

“水痕深，花信足，寂寞汉南树。转首青阴，芳事顿如许。不知多少消魂，夜来风雨。犹梦到、断红流处。最无据。长年息影空山。愁入庾郎句。玉老田荒，心事已迟暮。几回听得啼鵙，不如归去。终不似、旧时鸚鵡。”

| § 1.51 |

“明月照积雪”^①、“大江流日夜”^②、“中天悬明月”^③、“长河落日圆”^④，此种境界，可谓千古壮观。求之于词，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，如《长相思》之“夜深千帐灯”^⑤，《如梦令》之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”^⑥差近之。



王维：字摩诘，河东人，工书画，妙解音律，苏轼谓之“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”，世称之为“诗佛”。

纳兰容若：纳兰性德，清代词人，原名成德，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；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。正黄旗满州人，大学士明珠长子。

谢朓：字玄晖，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县）人，南朝齐诗人。



① 谢灵运《岁暮》：

“殷忧不能寐，苦此夜难颓。明月照积雪，
朔风劲且哀。运往无淹物，年逝觉已催。”

② 谢朓《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同僚》：

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徒念关山近，终知反路长。
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苍苍。引顾见京室，宫雉正相望。
金波丽鶗鴂，玉绳低建章。驱车鼎门外，思见昭丘阳。
驰晖不可接，何况隔两乡？风云有鸟路，江汉限无梁。
常恐鹰隼击，时菊委严霜。寄言蔚罗者，寥廓已高翔。”



③杜甫《后出塞五首》(之二)：

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？恐是霍嫖姚。”

④王维《使至塞上》：

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”

⑤纳兰性德《长相思》：

“山一程，水一程。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





⑥ 纳兰性德《如梦令》：

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。归梦隔狼河，又被河声搅碎。还睡，还睡。解道醒来无味。”

| 5 1.52 |

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。





§ 1.53 |

陆放翁跋《花间集》谓：“唐季五代，诗愈卑，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”《提要》驳之谓：“犹能举七十斤者，举百斤则蹶，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。”其言甚辨。然谓词必易于诗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陈卧子之言曰：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，故终宋之世无诗。然其欢愉愁怨之致，动于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于诗余，故其所造独工。”五代词之所以独胜，亦以此也。

| § 1.54 |

四言敝而有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体，以自解脱。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谓文学后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体论，则此说固无以易也。

鶴袖跡乞多目錄
避人幽鳥不以啼





||§ 1.55||

诗之《三百篇》、《十九首》，词之五代、北宋，皆无题也。非无题也，诗词中之意，不能以题尽之也。自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每调立题，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。如观一幅佳山水，而即曰此某山某河，可乎？诗有题而诗亡，词有题而词亡，然中材之士，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。

《花庵》：《花庵词选》，词总集名。南宋黄升（号花庵）编。

《草堂》：《草堂诗馀》，词总集名。南宋何士信编。

| § 1.56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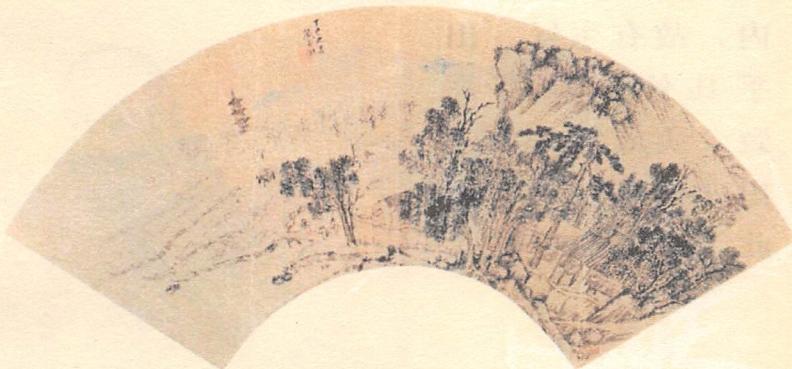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妆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诗词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无大误矣。

| § 1.57 |

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，不使隶事之句，不用粉饰之字，则于此道已过半矣。

| § 1.58 |

以《长恨歌》之壮采，而所隶之事，只“小玉双成”四字，才有馀也。梅村歌行，则非隶事不办。白吴优劣，即于此见。不独作诗为然，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

| § 1.59 |

近体诗体制，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，律诗次之，排律最下。盖此体于寄兴言情，两无所当，殆有均之骈体文耳。词中小令如绝句，长调似律诗，若长调之《百字令》、《沁园春》等，则近于排律矣。

| § 1.60 |

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，故有生气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出。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梦见。

| § 1.61 |

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仆命风月。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与花鸟共忧乐。

宗南文之端叔通
燕游日幸
卷帙万帙深闻博求载籍
推之道统之碑自伏羲迄
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
行窮而在下其教明林其
大指各為之贊雖未駭探
贊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謂
之德云爾

必攝
耀大立極
馬百王先
法感華建
道德純全
八卦成文
三橫不諱
無言而化
至治自然



| § 1.62 |

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”^①，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转毂长苦辛”^②，可为淫鄙之尤。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。非无淫词，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。非无鄙词，但觉其精力弥满。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，非淫与鄙之病，而游词^③之病也。“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”而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^④恶其游也。

①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二：

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
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
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昔为倡家
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
床难独守。”



②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四：

“今日良宴会，欢乐难具陈。弹筝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识曲听其真。齐心同所愿，含意俱未申：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轥轲长苦辛。”

③金应圭《词选》后序：

“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。哀乐不衷其性，虑叹无与乎情。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。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。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。是谓游词。”

④《论语·子罕》：

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金应圭：即金朗甫，清代词人，一名金式玉。

| § 1.63 |

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。断肠人在天涯。”^①此元人马东篱《天净沙》小令也。寥寥数语，深得唐人绝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词家，皆不能办此也。

① 马致远《天净沙》：

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风



瘦马。夕阳西下。断肠人在天涯。”

马东篱：马致远，号东篱，大都（今北京）人。以词擅誉，与关汉卿、王实甫齐名，人称马东篱先生。



| § 1.64 |

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，沈雄悲壮，为元曲冠冕。然所作《天籁词》，粗浅之甚，不足为稼轩奴隶。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。

白仁甫：白朴，字太素，号兰谷，元代戏曲作家、词人。





未刊稿

| § 2.01 |

白石之词，余所最爱者，亦仅二语，曰：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^①

①姜夔《踏莎行》（自沔东来。丁未元日至金陵，江上感梦而作。）：

“燕燕轻盈，莺莺娇软，分明又向华胥见。夜长争得薄情知？春初早被相思染。别后书辞，别时针线，离魂暗逐郎行远。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



|§ 2.02|

诗至唐中叶以后，殆为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，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。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，词胜于诗远甚。以其写之于诗者，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。至南宋以后，词亦为羔雁之具，而词亦替矣。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。



|§ 2.03|

曾纯甫中秋应制，作《壶中天慢》词^①，自注云：“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。”谓宫中乐声，闻于隔岸也。毛子晋谓：“天神亦不以人废言。”近冯梦华复辨其诬。不解“天乐”二字文义，殊笑人也！

曾纯甫：曾觌，字纯甫，北宋人。

①曾觌《壶中天慢》：

此进御月词也。上皇大喜曰：“从来月词不曾用‘金瓯’事，可谓新奇。”赐金束带、紫番罗、水晶碗。上亦赐宝盏。至一更五点还宫。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焉。

“素飙漾碧，看天衢稳送，一轮明月。翠水瀛壶人不到，比似世间秋别。玉手瑶笙，一时同色，小按《霓裳》叠。天津桥上，有人偷记新阙。当
日谁幻银桥？阿瞒儿戏，一笑成痴绝。肯信群仙高宴处，移下水晶宫阙。云海尘清，山河影满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劳玉斧，金瓯千古无缺。”

|§ 2.04|

梅溪、梦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诸家。词虽不同，然同失之肤浅。虽时代使然，亦其才分有限也。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^①，实难索解。

①语出汉贾谊《吊屈原赋》，意谓丢弃宝鼎而拾起空葫芦当宝贝。



| § 2.05 |

余填词不喜作长调，尤不喜用入韵，偶而游戏，作《水龙吟》咏杨花^①，用质夫、东坡倡和韵；作《齐天乐》咏蟋蟀^②，用白石韵^③，皆有与晋代兴之意。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，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。

①王国维《水龙吟·杨花》（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）：

“开时不与人看，如何一霎濛濛坠？日长无绪，回廊小立，迷离情思。细雨池塘，斜阳院落，重门深闭。正参差欲住，轻衫掠处，又特地、因风起。 花事阑珊到汝，更休寻、满枝琼缀。算来只合、人间哀乐。者般零碎、一样飘零，宁为尘土，勿随流水。怕盈盈一片春江，都贮得离人泪。”

②王国维《齐天乐·蟋蟀》（用姜石帚原韵）：

“天涯已自悲愁极，何须更闻愁语。乍响瑶阶，旋穿绣闼，更入画屏深处。喁喁似诉。有几许哀丝，佐伊机杼。一夜东堂，暗抽离恨万千绪。

空庭相和秋雨，又南城罢柝，西院停杵。试问王孙：苍茫岁晚，那有闲愁无数？宵深漫与，怕

梦稳春酣，万家儿女，不识孤吟，劳人床下苦。”

③ 姜夔《齐天乐》：

丙辰岁，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，功父约予同赋，以授歌者。功父先成，辞甚美。予裴徊茉莉花间，仰见秋月，顿起幽思，寻亦得此。蟋蟀，中都呼为促织，善斗。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，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。

“庾郎先自吟《愁赋》，凄凄更闻私语。露湿铜铺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听伊处。哀音似诉。正思妇无眠，起寻机杼。曲曲屏山，夜凉独自甚情绪？

西窗又吹暗雨，为谁频断续，相和砧杵？候馆迎秋，离宫吊月，别有伤心无数。《幽》诗漫与。笑篱落呼灯，世间儿女。写入琴丝，一声声更苦。”



|§ 2.06|

余友沈昕伯（纮）自巴黎寄余《蝶恋花》一阙云：“帘外东风随燕到。春色东来，循我来时道。一霎围场生绿草，归迟却怨春来早。锦绣一城春水绕。庭院笙歌，行乐多年少。著意来开孤客抱，不知名字闲花鸟。”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，南宋人不能道也。

沈昕伯：即沈纮，浙江桐乡人，王国维在上海东文学社的同窗好友。



|§ 2.07|

樊抗夫谓余词如《浣溪沙》之“天末同云”^①，《蝶恋花》之“昨夜梦中”^②、“百尺朱楼”^③、“春到临春”^④等阙，凿空而道，开词家未有之境。余自谓：才不若古人，但于力争第一义处，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。

樊抗夫：即樊炳清，字少泉，“抗夫”为其笔名，亦作“抗父”、“抗甫”，浙江山阴人，与沈昕伯、王国维同为上海东文学社的同窗好友。

① 王国维《浣溪沙·天末同云》：

“天末同云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风飞。江湖寥落尔安归？陌上挟丸公子笑，座中调醕丽人嬉。今宵欢宴胜平时。”

② 王国维《蝶恋花·昨夜梦中》：

“昨夜梦中多少恨。细马香车，两两行相近。对面似怜人瘦损，众中不惜搴帷问。陌上轻雷听渐隐。梦里难从，觉后那堪讯？蜡泪窗前堆一寸，人间只有相思分！”

③ 《蝶恋花·百尺朱楼》：

“百尺朱楼临大道。楼外轻雷，不间昏和晓。

独倚阑干人窈窕，
闲中数尽行人小。

一霎车尘生树杪。
陌上楼头，都向尘
中老。薄晚西风吹
雨到，明朝又是伤
流潦。”

④ 王国维
《蝶恋花·春到
临春》：

“春到临春花正妩。迟日阑干，
蜂蝶飞无数。谁遣一春抛却去，马蹄
日日章台路。几度寻春春不遇。不见春来，那识春归
处？斜日晚风杨柳
渚，马头何处无飞
絮。”



| § 2.08 |

叔本华曰：“抒情诗，少年之作也。叙事诗及戏曲，壮年之作也。”余谓：抒情诗，国民幼稚时代之作。叙事诗，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。故曲则古不如今，（元曲诚多天籁，然其思想之陋劣，布置之粗笨，千篇一律，令人喷饭，至本朝之《桃花扇》、《长生殿》诸传奇，则进矣。）词则今不如古。盖一则以布局为主，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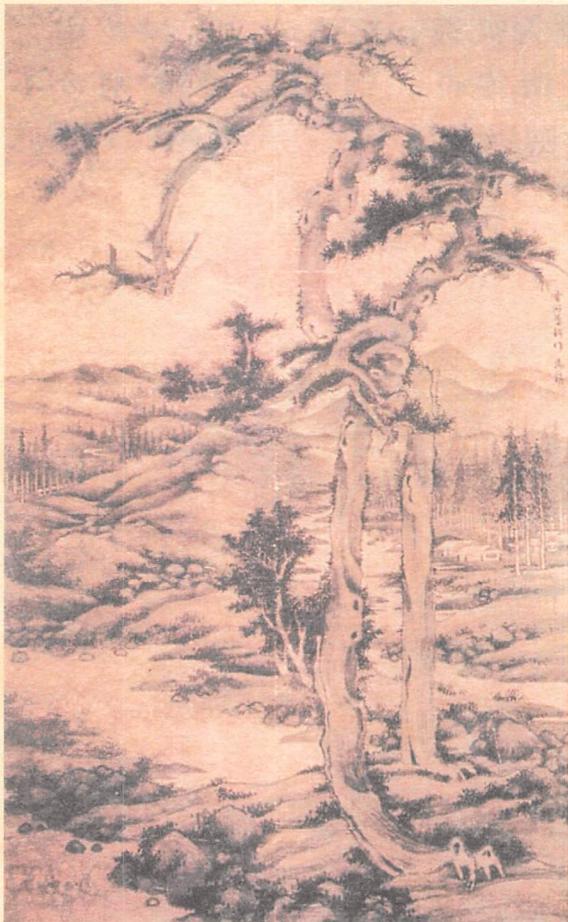


|§ 2.09|

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。其词如历下、
新城之诗，非不华瞻，惜少真味。

历下：李攀龙，明代“后七子”之一，号沧溟。

新城：王士桢，一名士禛，号阮亭、渔阳山人，清初诗坛盟主。



| § 2.10 |

散文易学而难工，
骈文难学而易工。近
体诗易学而难工，古
体诗难学而易工。小
令易学而难工，长调
难学而易工。

| § 2.11 |

古诗云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”
①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①晋宋齐辞《子夜歌》：

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。”



| § 2.12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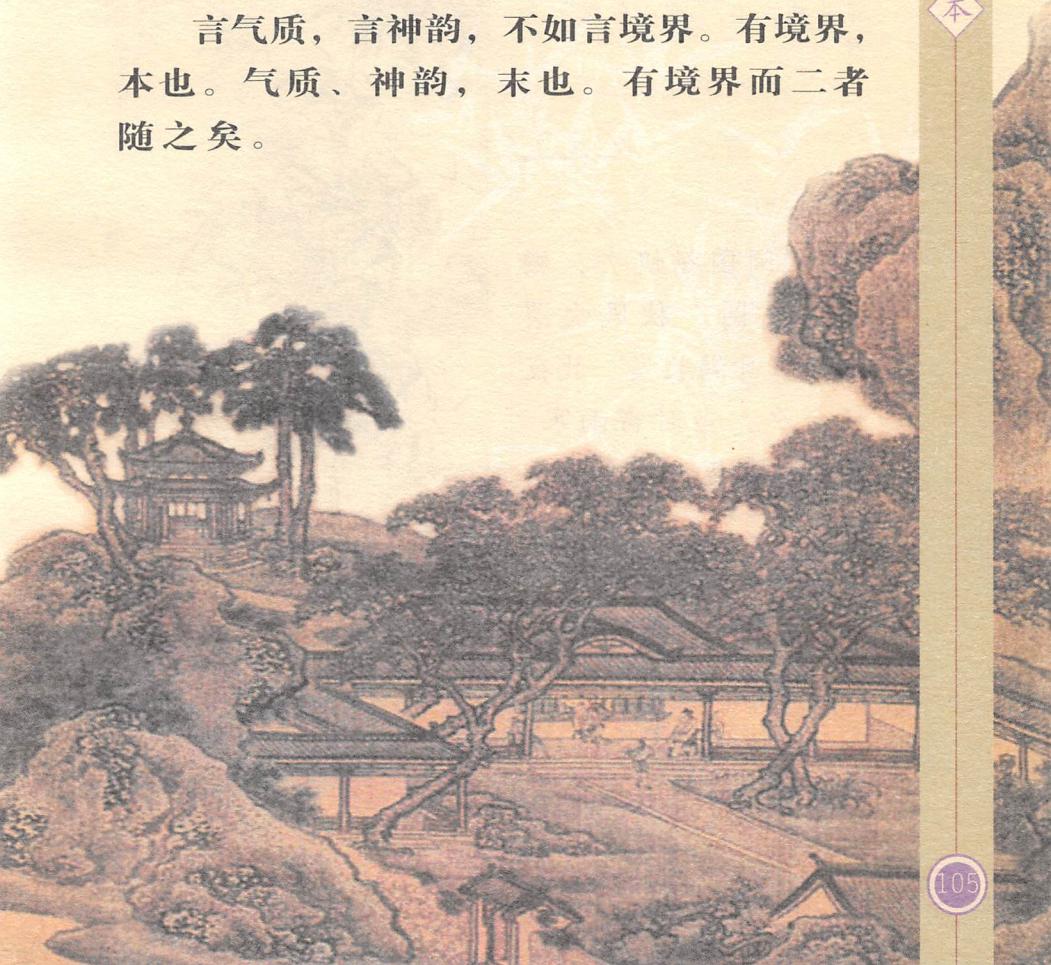
社会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善人。文学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天才。

| § 2.13 |

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。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。

| § 2.14 |

言气质，言神韵，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，本也。气质、神韵，末也。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。



| S 2.15 |

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”^①美成以之入词^②，白仁甫以之入曲^③，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为我用。

贾岛：唐代诗人，字阆仙，一作浪仙，曾做过和尚，为唐代有名的苦吟诗人，与孟郊并称，有“郊寒岛瘦”之谓。

①贾岛《忆江上吴处士》：

“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圆。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此夜聚会夕，当时雷雨寒。兰桡殊未返，消息海云端。”

②周邦彦《齐天乐》秋思：

“绿芜雕尽台城路，殊乡又逢秋晚。暮



雨生寒，鸣蛩劝织，深阁时闻裁剪。云窗静掩，叹重拂罗茵，顿疏花簟。尚有練囊，露萤清夜照书卷。荆江留滞最久，故人相望处，离思何限？渭水西风，长安乱叶，空忆诗情宛转。凭高眺远。正玉液新筭，蟹螯初荐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

③白朴《双调德胜乐》秋：

“玉露冷，蛩吟砌。听落叶西风渭水。寒雁儿长空嘹唳。陶元亮醉在东篱。”

又《梧桐雨》杂剧第二折“普天乐”：

“恨无穷，愁无限。争奈仓卒之际，避不得蓦岭登山。銮驾迁，成都盼。更那堪浐水西飞雁，一声声送上雕鞍。伤心故园。西风渭水，落日长安。”

S 2.16

词家多以景寓情。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，如牛峤之“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”^①，顾夐之“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”^②，欧阳修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^③，美成之“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”。^④此等词，求之古今人词中，曾不多见。

① 牛峤《菩萨蛮》：

“玉炉冰簟鸳鸯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。帘外



辘轳声，敛眉含笑惊。柳阴烟漠漠，低鬟蝉
钗落。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。”

②顾夐《诉衷情》：

“永夜抛人何处去？绝来音。香阁掩，眉敛，
月将沉。争忍不相寻？怨孤衾。换我心为你心，始
知相忆深。”

③柳永《凤栖梧》：

“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
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？拟把疏狂
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
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词又误入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及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

④周邦彦《庆宫春》：

“云接平冈，山围寒野，路回渐转孤城。衰柳啼鸦，惊风驱雁，动人一片秋声。倦途休驾，澹烟
里，微茫见星。尘埃憔悴，生怕黄昏，离思牵萦。

华堂旧日逢迎。花艳参差，香雾飘零。弦管当头，
偏怜娇凤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传意，恨密约匆匆未
成。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。”

顾夐：五代时前蜀词人。

牛峤：字松卿，一字延峰，唐朝诗人。

| § 2.17 |

长调自以周、柳、苏、辛为最工。美成《浪淘沙慢》二词^①，精壮顿挫，已开北曲之先声。若屯田之《八声甘州》^②，东坡之《水调歌头》^③，则伫兴之作，格高千古，不能以常调论也。

①周邦彦《浪淘沙慢》：

“昼阴重，霜凋岸草，雾隐城堞。南陌脂车待发，东门帐饮乍阕。正拂面、垂扬堪揽结。掩红泪、玉手亲折。念汉浦离鸿去何许，经时信音绝。情切。望中地远天阔。向露冷风清无人处，耿耿寒漏咽。嗟万事难忘，唯是轻别。翠尊未竭，凭断云，留取西楼残月。罗带光销纹衾叠。连环解，旧香顿歇。怨歌永、琼壶敲尽缺。恨春去，不与人期，弄夜色，空馀满地梨花雪。”

又一阙：“万叶战，秋声露结，雁度沙碛。细草和烟尚绿，遥山向晚更碧。见隐隐、云边新月白。映落照、帘幕千家，听数声、何处倚楼笛。装点尽秋色。脉脉。旅情暗自消释。念珠玉、临水犹悲感，何况天涯客？忆少年歌酒，当时踪迹。岁华易老，衣带宽，懊恼心肠终窄。飞散后、风流人阻。蓝桥约、怅恨路隔。马蹄过、犹嘶旧巷陌。叹往事、一

一堪伤，旷望极。凝思又把阑干拍。”

②柳永《八声甘州》：

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惨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东流。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、妆楼颙望，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、倚阑干处，正恁凝愁。”

③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：

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有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

| § 2.18 |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《送茂嘉十二弟》^①，章法绝妙，且语语有境界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。然非有意为之，故后人不能学也。

①辛弃疾《贺新郎》送茂嘉十二弟：

“绿树听鹈鴂。更那堪、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，送归妾。将军百战身名烈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悲歌未彻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啼清泪长啼血。谁共我，醉明月？”

§ 2.19 |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。”^①又《定风波》词：“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。”^②“绿”“热”二字，皆作上去用。与韩玉《东浦词·贺新郎》^③，以“玉”、“曲”叶“注”、“女”，《卜算子》^④以“夜”、“谢”叶“节”、“月”，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。

韩玉，字温甫，南宋词人。有《东浦词》。

① 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：

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。
千里潇湘葡萄涨，人解扁舟欲去。又檣燕留人相语。
艇子飞来生尘步，唾花寒唱我新番句。波似箭，催鸣橹。
黄陵祠下山无数。听湘娥、泠泠曲罢，为谁情苦。
行到东吴春已暮，正江阔潮平稳渡。
望金雀觚棱翔舞。前度刘郎今重到，问玄都千树花存否？愁为倩，么弦诉。”

② 辛弃疾《定风波》自和：

“金印累累佩陆离，河梁更赋断肠诗。莫拥旌旗真个去。何处。玉堂元自要论思。且约风



流三学士。同醉。春风看试几枪旗。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。那边应是说侬时。”

③韩王《贺新郎》咏水仙：

“绰约人如玉。试新妆娇黄半绿，汉宫匀注。
倚傍小栏闲凝伫，翠带风前似舞。记洛浦当年侍
侣。罗袜生尘香冉冉，料征鸿微步凌波女。惊梦
断，楚江曲。春工若见应为主。忍教都闲亭笛
管，冷风凄雨。待把此花都折取，和泪连香寄与。
须信道离情如许。烟水茫茫斜照里，是骚人《九



辨》招魂处。千古恨，与谁语？”

④ 韩玉《卜算子》：

“杨柳绿成阴，初过寒食节。门掩金铺独自眠，那更逢寒夜。强起立东风，惨惨梨花谢。何事王孙不早归，寂寞秋千月。”

|§ 2.20 |

谭复堂《箧中词选》谓：“蒋鹿潭《水云楼词》与成容若、项莲生，二百年间，分鼎三足。”然《水云楼词》，小令颇有境界，长调惟存气格。《忆云词》精实有余，超逸不足，皆不足以与容若比。然视皋文、止庵辈，则倜乎远矣。

谭复堂：谭献，号复堂，近代词人。选辑清人词为《箧中词选》，另著有《复堂词》。

蒋鹿潭：蒋春霖，字鹿潭，一生潦倒，工诗词，与纳兰性德、项鸿祚有清代三大词人之称。

项莲生：项廷纪，原名鸿祚，道光举人，应进士试不第，漂泊谋食，早卒。

皋文：张惠言，字皋文，号茗柯，常州武进人。清常州词派始祖。



| § 2.21 |

贺黄公裳《皱水轩词筌》云：“张玉田《乐府指迷》其调叶宫商，铺张藻绘抑亦可矣，至于风流蕴藉之事，真属茫茫，如啖官厨饭者，不知牲宰之外别有甘鲜也。”此语解颐。



| § 2.22 |

周保绪济《词辨》云：“玉田，近人所最尊奉。才情诣力，亦不后诸人，终觉积谷作米，把缆放船，无开阔手段。”又云：“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，只在字句上著功夫，不肯换意。”“近人喜学玉田，亦为修饰字句易，换意难”。

|§ 2.23|

词家时代之说，盛于国初。竹 谓：词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深。后此词人，群奉其说。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。周保绪曰：“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。”又曰：“北宋词多就景叙情，故珠圆玉润，四照玲珑。至稼轩、白石，一变而为即事叙景，故深者反浅，曲者反直。”潘四农曰（德舆）：“词滥觞于唐，畅于五代，而意格之闳深曲挚，则莫盛于北宋。词之有北宋，犹诗之有盛唐。至南宋则稍衰矣。”刘融斋（熙载）曰：“北宋词用密亦疏，用隐亦亮，用沉亦快，用细亦阔，用精亦浑。南宋只是掉转过来。”可知此事自有公论。虽止弇词颇浅薄，潘刘尤甚。然甚推尊北宋，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。



|§ 2.24|

唐五代北宋词，可谓“生香真色。”若云间诸公，则采花耳。湘真且然，况其次二者乎！

湘真：陈子龙，明代诗文家、词人。字卧子，一字懋中、人中；号轶符，又号大樽；易姓李，又号颖川明逸、於陵孟公。明亡后曾以出家为掩护，法名信衷。

|§ 2.25|

《衍波词》之佳者，颇似贺方回。虽不及容若，要在浙中诸子之上。

《衍波词》：王士桢词集



| § 2.26 |

近人词，如复堂词之深婉，疆村词之隐秀，皆在半塘老人上。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。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，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。学人之词，斯为极则。然古人自然神妙处，尚未见及。



复堂：晚清词人谭献。

疆村：近代词人朱孝臧，自号上村民。

半塘老人：晚清词人王鹏运，号半塘老人。

庐陵：宋文学家欧阳修，生于庐陵，故名。

| § 2.27 |

宋直方《蝶恋花》：“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。”^①谭复堂《蝶恋花》：“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”^②可谓寄兴深微。

宋直方：宋徽舆，字辕文，号直方，清诗人。

①宋徽舆《蝶恋花》：

“宝枕轻风秋梦薄。红敛双蛾，颠倒垂金雀。
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。偏是断
肠花不落。人苦伤心，镜里颜非昨。曾误当初青
女约，只今霜夜思量着。”



②谭献《蝶恋花》：

“帐里迷离香似雾。不烬炉灰，酒醒
闻馀语。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
许。莲子青青心独苦。一唱将离，日日风兼雨。
豆蔻香残杨柳暮，当时人面无寻处。”

| § 2.28 |

《半唐丁稿》中，和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阙^①，乃《鹜翁词》之最精者。“望远愁多休纵目”等阙，郁伊惝恍，令人不能为怀。《定稿》只存六阙，殊为未允也。

① 王 鹏 运

《鹊踏枝》：

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四阙，郁伊惝恍，义兼比兴，蒙耆诵焉。春日端居，依次属和。就均成词，无关寄托，而章句尤为凌杂。忆云生云：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”三复前言，我怀如揭矣。时光绪丙申三月二十八日。录十。

“落蕊残阳红片片。懊恨比邻，尽日流莺转。
似雪杨花吹又散，东风无力将春限。慵把香

罗裁便面。换到轻衫，欢意垂垂浅。襟上泪痕犹
隐见，笛声催按《梁州遍》。”（其一）

“斜日危阑凝伫久。问讯花枝，可是年时旧？
浓睡朝朝如中酒，谁怜梦里人消瘦。 香阁帘
栊烟阁柳。片霎氤氲，不信寻常有。休遣歌筵回
舞袖，好怀珍重春三后。”（其二）

“谱到阳关声欲裂。亭短亭长，杨柳那堪折。
挑菜湔裙春事歇，带罗羞指同心结。 千里
孤光同皓月。画角吹残。风外还呜咽。有限坠
欢真忍说，伤生弟一生离别。”（其三）

“风荡春云罗样薄。难得轻阴，芳事休
闲却。几日啼鹃花又落，绿笺莫忘深深约。
老去吟情浑寂寞。细雨檐花，空忆灯前
酌。隔院玉箫声乍作，眼前何物供哀
乐？”（其四）

“漫说目成心便许。无据杨花，
风里频来去。怅望朱楼难寄语，伤
春谁念司勋误。枉把游丝牵弱
缕。几片闲云，迷却相思路。
锦帐珠帘歌舞处，旧欢新恨思
量否？”（其五）

“昼日恹恹惊夜短。
片霎欢娱，那惜千金换。
燕睨莺顰春不管，敢辞

弦索为君断。隐隐轻雷闻隔岸，暮雨朝霞，咫尺迷云汉。独对舞衣思旧伴，龙山极目烟尘满。”（其六）

“望远愁多休纵目。步绕珍丛，看笋将成竹。晓露暗垂珠粟粟，芳林一带如新浴。檐外春山森碧玉。梦里骖鸾，记过清湘曲。自定新弦移雁足，弦声未抵归心促。”（其七）

“谁遣春韶随水去？醉倒芳尊，望却朝和暮。换尽大堤芳草路，倡条都是相思树。蜡烛有心灯解语。泪尽唇焦，此恨消沉否？坐对东风怜弱絮，萍飘后日知何处！”（其八）

“对酒肯教欢意尽。醉醒恹恹，无那忺春困。锦字双行笺别恨，泪珠界破残妆粉。轻燕受风飞远近，消息谁传？盼断乌衣信。曲几无憇闲自隐。镜奩心事孤鸾鬓。”（其九）

“几见花飞能上树。难系流光，枉费垂杨缕。筝雁斜飞排锦柱，只伊不解将春去。漫诩心情黏地絮，容易飘颻，那不惊风雨。倚遍阑干谁与语？思量有恨无人处。”（其十）

今《半唐定稿·鶯翁集》中存《鹊踏枝》六阙，计删第三、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四阙。

|§ 2.29|

固哉，皋文之为词也！飞卿《菩萨蛮》^①、永叔《蝶恋花》^②、子瞻《卜算子》^③，皆兴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皆被皋文深文罗织。阮亭《花草蒙拾》谓：“坡公命宫磨蝎，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，身后又硬受此差排。”由今观之，受差排者，独一坡公已耶？

①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

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”

②欧阳修《蝶恋花》，即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

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③苏轼《卜算子》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：

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| § 2.30 |

贺黄公谓：“姜论史词，不称其‘软语商量’，而赏其‘柳昏花暝’，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。”^①然“柳昏花暝”，自是欧秦辈句法，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。吾从白石，不能附和黄公矣。



① 史达祖《双双燕》咏燕：

“过春社了，度帘幕中间，去年尘冷。差池欲住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，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。芳径，芹泥雨润。爱贴地争飞，竞夸轻俊。红楼归晚，看足柳昏花暝，应自栖香正稳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损翠黛双娥，日画栏独凭。”

| § 2.31 |

“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传语闭门陈正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^①此遗山《论诗绝句》也。梦窗、玉田辈，当不乐闻此语。

^①元好问，号遗山，金代文学家，有《论诗三十首》，此为第二十九首。



|§ 2.32|

朱子《清邃阁论诗》谓：“古人诗中有句，今人诗更无句，只是一直说将去。这般诗，一日作百首也得。”余谓北宋之词有句，南宋以后便无句。如玉田、草窗之词，所谓“一日作百首也得”者也。

|§ 2.33|

朱子谓：“梅圣俞诗，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。”余谓草窗、玉田之词亦然。



||§ 2.34||

“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，许多春色。”^①
 “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”^②此等语亦算警句耶？乃值如许笔力！

① 史达祖《喜迁莺》：

“月波疑滴，望玉壶天近，了无尘隔。翠眼圈花，冰丝织练，黄道宝光相直。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，许多春色。最无赖，是随香趁烛，曾伴狂客。

踪迹。漫记忆。老了杜郎，忍听东风笛。柳院灯疏，梅厅雪在，谁与细倾春碧。旧情拘未定，犹自学、当年游历。怕万一，误玉人夜寒帘隙。”

② 张炎《高阳台》西湖春感：

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春已堪怜。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当年，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，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鵙。”

| § 2.35 |

文文山词，风骨甚高，亦有境界。远在圣与、叔夏、公谨诸公之上。亦如明初诚意伯词，非季迪、孟载诸人所敢望也。

文文山：文天祥，南宋人，初名云孙，字天祥，改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号文山。

圣与：王沂孙，字圣与，号碧山，又号中仙，家住玉笥山，亦号玉笥山人，南宋会稽人。

叔夏：即南宋词人张炎。

诚意伯：刘基，字伯温，青田人，明代开国功臣。

季迪：高启，明初人，祖籍开封，家于山阴，避地吴中，“吴中四杰”之一。

孟载：杨基，明初诗人，字孟载，号眉庵，和高启、张羽、徐贲并称为“吴中四杰”。





|§ 2.36|

宋《李希声诗话》曰：“古人作诗，正以风调高古为主。虽意远语疏，皆为佳作。后人有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，终使人可憎。”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。若梅溪以降，正所谓“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”者也。

|§ 2.37|

自竹垞痛贬
《草堂诗馀》，而推
《绝妙好词》，后人
群附和之。不知《草
堂》虽有亵诨作，然
佳词恒得十之六七。
《绝妙好词》则除
张、范、辛、刘诸家
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极
无聊赖之词。古人
云：小好小惭，大好
大惭，洵非虚语。



[§ 2.38]

《提要》载《古今词话》六卷，国朝沈雄纂。雄字偶僧，吴江人。是编所述，上起于唐，下迄康熙中年。然维见明嘉靖前合日本《笺注草堂诗馀》，林外《洞仙歌》下引《古今词话》云：“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。”（明刻《类编草堂诗馀》亦同）按，《升庵词品》云：

林外字岂尘，有《洞仙歌》^①，书于垂虹亭畔，做道装，不告姓名，引醉而去，人疑为吕洞宾。传入宫中，孝宗笑曰：“云崖洞天无锁，‘锁’与‘老’叶韵，则‘锁’音扫，乃闽音也。”侦问之，果闽人林外也。《齐东野语》所载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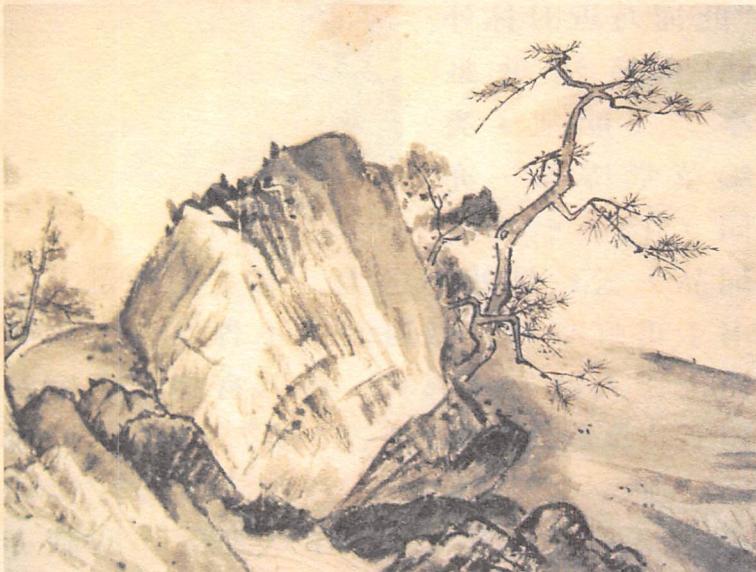
略同。则《古今词话》宋时固有此书，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？又，《季沧苇书目》载《古今词话》十卷，而沈雄所纂只六卷，益证其非一书矣。

林外，南宋词人，字岂尘，著有《懒窟类稿》。

① 林外《洞仙歌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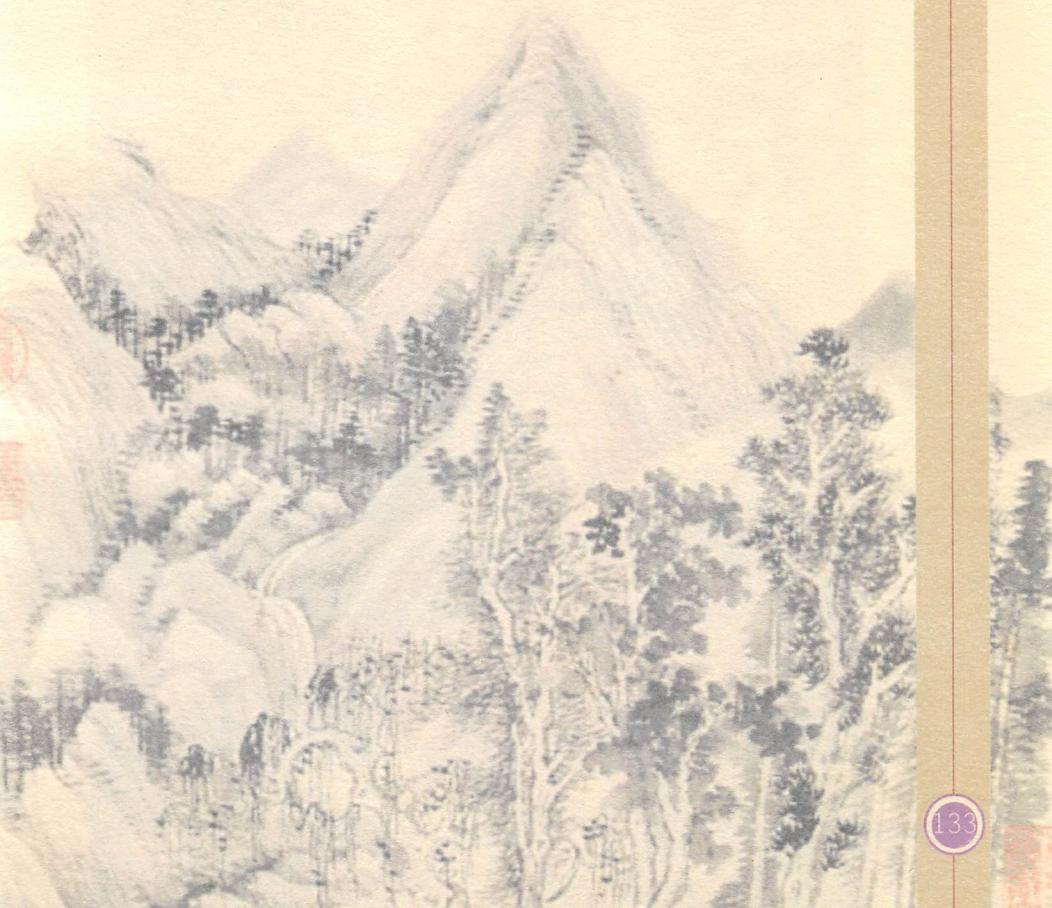
“飞梁压水，虹影澄清晓。橘里渔村半烟草。
今来古往，物是人非，天地里，唯有江山不老。

雨中风帽，四海谁知我。一剑横空几番过。按
玉龙、嘶未断，月冷波寒。归去也、林屋洞天无
锁。认云屏烟瘴是吾庐，任满地苍苔，年年不扫。”



||§ 2.39||

“君王枉把平陈业，换得雷塘数亩田。”^①政治家之言也。“长陵亦是闲邱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”^②诗人之言也。政治家之眼，域于一人一事。诗人之眼，则通古今而观之。词人观物，须用诗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故感事、怀古等作，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。







① 罗隐《炀帝陵》：

“入郭登桥出郭船，红楼日日柳年年。君王忍把平陈业，只换雷塘数亩田。”

② 唐彦谦《仲山》高祖兄仲山隐居之所：

“千载遗踪寄薜萝，沛中乡里汉山河。长陵亦是闲丘垄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”

|§ 2.40|

宋人小说，多不足信。如《雪舟脞语》谓：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。朱晦庵系治之。及晦庵移去，提刑岳霖行部至台，蕊乞自便。岳问曰：“去将安归？”蕊赋《卜算子》词云：“住也如何住”云云。案：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觞者，见朱子《纠唐仲友奏牘》。《齐东野语》所纪朱唐公案，恐亦未可信也。



|§ 2.41|

唐五代之词，有句而无篇。南宋名家之词，有篇而无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轩数人而已。

|§ 2.42|

唐五代、北宋之词家，倡优也。南宋后之词家，俗子也。二者其失相等。但词人之词，宁失之倡优，不失之俗子。以俗子之可厌，较倡优为甚故也。



| S 2.43 |

《蝶恋花》“独倚危楼”^①一阙，见《六一词》，亦见《乐章集》。余谓：屯田轻薄子，只能道“奶奶兰心蕙性”^②耳。

①欧阳修《蝶恋花》：

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。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②柳永《玉女摇仙佩》佳人：

“飞琼伴侣，偶别珠宫，未返神仙行缀。取次梳妆，寻常言语，有得几多姝丽。拟把名花比。恐旁人笑我，谈何容易。细思算，奇葩艳卉，惟是深红浅白而已。争如这多情，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。须信画堂绣阁，皓月清风，忍把光阴轻弃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当年双美。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，怜我多才多艺。愿奶奶兰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为盟誓。今生断不孤鸳被。”

| § 2.44 |

读《会真记》者，恶张生之薄幸，而恕其奸非。读《水浒传》者，恕宋江之横暴，而责其深险。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艳词可作，唯不可作儇薄语。龚定庵诗云：“偶赋凌云偶倦飞。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余辈读者卿、伯可词，亦有此感。视永叔、希文小词何如耶？

耆卿：即柳永。

伯可：南宋绍兴年间词人康与之。

希文：北宋词人范仲淹。

龚定庵：清诗人龚自珍。



|§ 2.45|

词人之忠实，不独对人事宜然。即对一草一木，亦须有忠实之意，否则所谓游词也。

|§ 2.46|

读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集，令人回想徐陵《玉台新咏》。读《草堂诗馀》，令人回想韦縠《才调集》。读朱竹垞《词综》，张皋文、董子远《词选》，令人回想沈德潜“三朝诗别裁集”。

徐陵：南北朝时梁代文学家，与庾信齐名，世称“徐庾体”。



||§ 2.47||

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，大似袁简斋之论诗，其失也纤小而轻薄。竹垞以降之论词者，大似沈归愚，其失也枯槁而庸陋。



|§ 2.48|

东坡之旷在神，白石之旷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阿堵物：钱的别称，语出《世说新语》。



|§ 2.49|

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^①文学之事，于此二者不可缺一。然词乃抒情之作，故尤重内美。无内美而但有修能，则白石耳。

①此二句出自屈原《离骚》。

|§ 2.50|

诗人视一切外物，皆游戏之材料也。然其游戏，则以热心为之，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，亦不可缺一也。



刪稿

|§ 3.01|

双声、叠韵之论，盛于六朝，唐人犹多用之。至宋以后，则渐不讲，并不知二者为何物。乾嘉间，吾乡周松霭先生著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，正千余年之误，可谓有功文苑者矣。其言曰：“两字同母谓之双声，两字同韵谓之叠韵。”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，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。如《南史·羊元保传》之“官家恨狭，更广八分”，“官家更广”四字，皆从“k”得声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之“狞奴慢骂”，“狞奴”两字，皆从“n”得声。“慢骂”二字皆从“m”得声也。两字同一母音者，谓之叠韵。如梁武帝“后牖有朽柳”，“后牖有”三字，双声而兼叠韵。“有朽柳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“u”。刘孝绰之“梁皇长康强”，“梁长强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“ian”也。自李淑《诗苑》伪造沈约之说，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，亦不复用之于词。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，促结处用双声，则其铿锵可诵，必有过于前人者。惜世之专讲音律者，尚未悟此也。

|§ 3.02|

昔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，不知叠韵亦不拘平、上、去三声。凡字之同母者，虽平仄有殊，皆叠韵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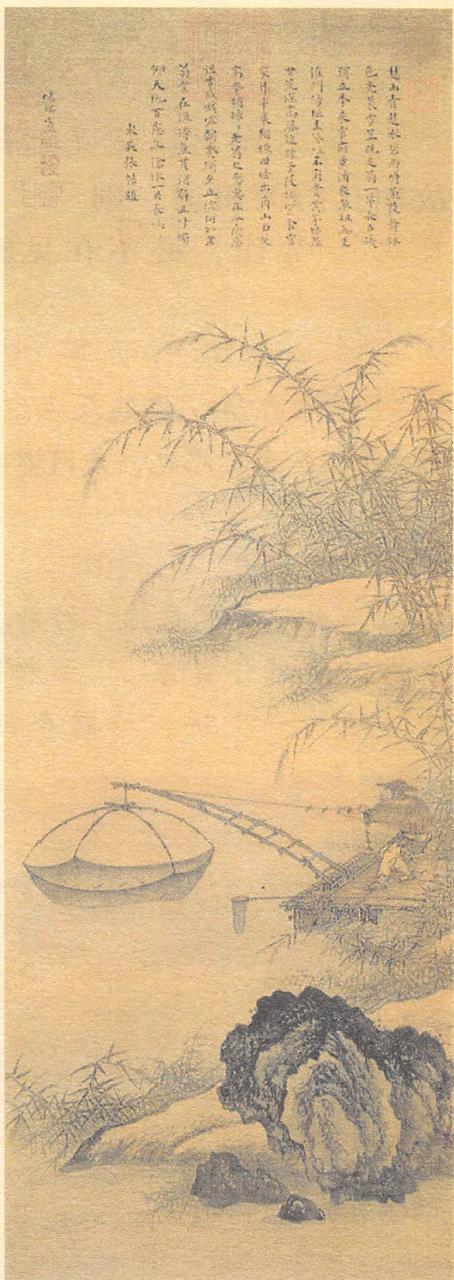
|§ 3.03|

诗词之题目，本为自然及人生。自古人误以为美刺、投赠、咏史、怀古之用，题目既误，诗亦自不能佳。后人才不及古人，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，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，不复知诗之本意。于是豪杰之士出，不得不变其体格，如楚辞，汉之五言诗，唐五代、北宋之词皆是也。故此等文学皆无题。



§ 3.04 |

昔人论诗
词，有景语、
情语之别。不
知一切景语，
皆情语也。



| § 3.05 |

“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”^①孔子讥之。故知孔门而用词，则“甘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”^②等作，必不在见删之数。

^①《论语·子罕》：

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^②牛峤《菩萨蛮》：

“玉炉冰簾鴛鴦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。帘外辘轳聲，斂眉含笑驚。柳陰烟漠漠，低鬟蟬釵落。須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。”



根可清曲
孟

| § 3.06 |

和凝《长命女》词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，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沉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”此词前半，不减夏英公《喜迁莺》^①也。

①夏竦《喜迁莺》令：

“霞散绮，月垂钩，帘卷未央楼。夜凉银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瑶台曙，金茎露。凤髓香盘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



§ 3.07

《提要》：王明清《挥麈录》载，曾布所作《冯燕歌》，已成套数，与词律殊途。毛西河《词话》谓：赵德麟令畴作《商调鼓子词》谱《西厢传奇》，为杂剧之祖。然《乐府雅词》卷首所载秦少游、晁补之、郑彦能（名仅）《调笑转踏》，首有致语，末有放队，每调之前有口号诗，甚似曲本体例。无名氏《九张机》亦然。至董颖道宫《薄媚》大曲咏西子事，凡十只曲，皆平仄通押，则竟是套曲。此可与《弦索西厢》同为曲家之革路。曾氏置诸《雅词》卷首，所以别之于词也。颖字仲达，绍兴初人，从汪彦章、徐师川游，彦章为作《字说》。见《书录解题》。



[§ 3.08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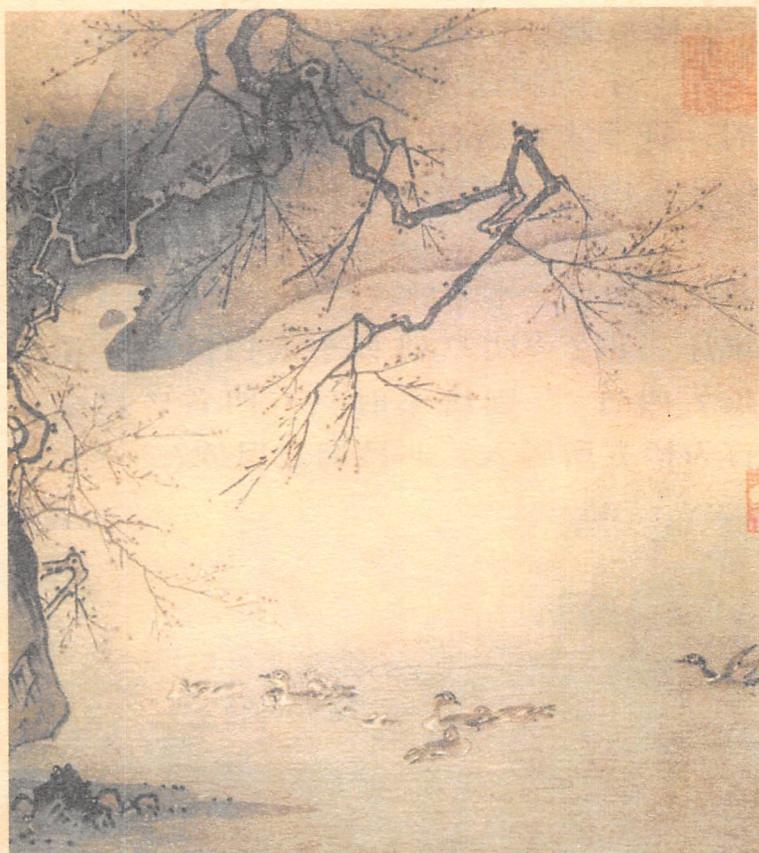
宋人遇令节、朝贺、宴会、落成等事，有致语一种，亦谓之参语，亦谓之念语。宋子京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、陈后山、文宋瑞集中皆有之。《啸馀谱》列之于词曲之间。其式：先教坊致语（四六文），次口号（诗），次勾合曲（四六文），次勾小儿队（四六文），次队名（诗二句），次问小儿，次小儿致语，次勾杂剧（皆四六文），次放队（或诗或四六文）。若有女弟子队，则勾女弟子队如前。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，则自伶人定之。少游、补之之《调笑》乃并为之作词。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。曲中楔子、科白、上下场诗，犹是致语、口号、勾队、放队之遗。此故程明善《啸馀谱》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。

| § 3.09 |

明顾梧芳刻《尊前集》二卷，自为之引。并云：“明嘉禾顾梧芳编次。”毛子晋刻《词苑英华》，疑为梧芳所辑。朱竹跋称：吴下得吴宽手钞本，取顾本勘之，靡有不同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。《提要》两存其说。按，《古今词话》云：“赵崇祚《花间集》载温飞卿《菩萨蛮》甚多，合之吕鹏《尊前集》，不下二十阙。”今考顾刻所载飞卿《菩萨蛮》五首，除“咏泪”一首外，皆《花间》所有，知顾刻虽非自编，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。《提要》又云：“张炎《乐府指迷》虽云唐人有《尊前》、《花间集》，然《乐府指迷》真出张炎与否，盖未可定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‘歌词类’以《花间集》为首，注曰：‘此近世倚声填同之祖。’而无《尊前集》之名。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。”然《书录解题·阳春录》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：“《尊前》、《花间》往往谬其姓氏。”公度元祐间人，《宋史》有传。则北宋固有此书，不过直斋未见耳。又按：黄升《花庵词选》李白《清平乐》下注云：“翰林应制。”又云：“按：

“翰林应制。”又云：“按：唐吕鹏《遏云集》载应制词四首，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，疑非太白所作。”云云。今《尊前集》所载太白《清平乐》有五首。岂《尊前集》一名《遏云集》，而四首、五首之不同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？又，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谓：“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。”则唐末时只有四首，岂末一首为梧方所羼入，非吕鹏之旧欤？





| § 3.10 |

《楚辞》之体，非屈子之所创也。《沧浪》、《风兮》之歌已与三百篇异，然至屈子而最工。五、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，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。故最工之文学，非徒善创，亦且善因。

| § 3.11 |

《沧浪》^①、《凤兮》^②二歌，已开楚辞体格。然楚词之最工者，推屈原、宋玉，而后再此之王褒、刘向之词不与焉。五古之最工者，实推阮嗣宗、左太冲、郭景纯、陶渊明，而前此曹、刘，后此陈子昂、李太白不与焉。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，而后再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

①《孟子·离娄上》有《孺子歌》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
②《论语·微子》：

“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‘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’”

《庄子·人间世》所载为：

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天下有道。圣人成焉。天下无道。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。仅免刑焉。福轻乎羽。莫之知载。祸重乎地。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。临人以



德。殆乎殆乎。画地而趋！迷阳迷阳。无伤吾行。吾行却曲。无伤吾足。山木自寇也。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。故伐之。漆可用。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。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

阮嗣宗：即阮籍，字嗣宗，魏晋间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

左太冲：即左思，字太冲，作《三都赋》而洛阳纸贵。

郭景纯：即郭璞，字景纯，晋代诗人、学者。

王褒：字子渊，西汉初以词赋见称。

刘向：字子政，西汉学者。

曹刘：指曹植与刘桢。曹植，字子建，曹操第三子，以七步之诗、“才高八斗”之说名于史。刘桢，汉魏间诗人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

陈子昂：初唐诗人，字伯玉。

宋玉：战国时代楚词赋家。

| § 3.12 |

金朗甫作《词选后序》，分词为淫词、鄙词、游词三种，词之弊尽是矣。五代、北宋之词，其失也淫；辛、刘之词，其失也鄙；姜、张之词，其失也游。

金朗甫：清代词家金应圭。

昌黎真
金華閣
寫真

五雲閣
寫真

五雲閣
寫真

寫真

寫真

寫真

寫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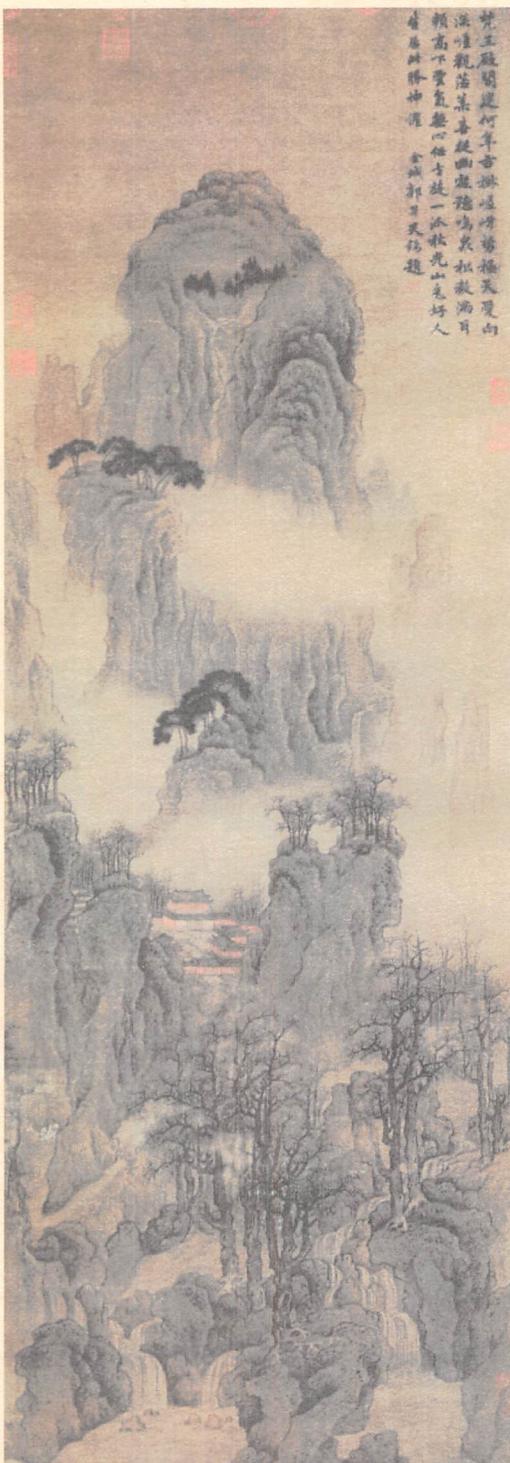
观堂词论

| 5 4.01 |

蕙风词小令似叔原，长调亦在清真、梅溪间，而沉痛过之。彊村虽富丽精工，犹逊其真挚也。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，果何为哉！

蕙风：清末词人况周颐，本名周仪，字夔笙，号蕙风，与王鹏运、朱祖谋、郑文焯并称“清末四大家”。著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叔原：北宋词人晏几道，字叔原，号小山，晏殊第七子，著有《小山词》。



|§ 4.02|

蕙风《洞仙歌·秋日游某氏园》^①及《苏武慢·寒夜闻角》^②二阙，境似清真。集中他作，不能过之。

① 惦周颐《洞仙歌·秋日独游某氏园》：

“一蹴闲缘借。便意行散缓，消愁聊且。有花迎径曲，鸟呼林罅。秋光取次披图画。恣远眺、登临台与榭。堪潇洒。奈断征鸿，幽恨翻萦惹。

忍把。鬓丝影里，袖泪寒边，露草烟芜，付与杜牧狂吟，误作少年游冶。残蝉肯共伤心话。问几见，斜阳疏柳挂？谁慰藉？到重阳，插菊携萸事真假。酒更贳。更有约东篱下。怕蹉跎霜讯，梦沉人消西风乍。”

② 惦周颐《苏武慢·寒夜闻角》：

“愁入云遥，寒禁霜重，红烛泪深人倦。情高转抑，思往难回，凄咽不成清变。风际断时，迢递天涯，但闻更点。枉教人回首，少年丝竹，玉容歌管。凭作出、百绪凄凉，凄凉惟有，花冷月闲庭院。珠帘绣幕，可有人听？听也可曾肠断？除却塞鸿，遮莫城乌，替人惊惯。料南枝明日，应减红香一半。”



|| § 4.03 ||

彊村词，余最赏其《浣溪沙》“独鸟冲波去意闲”二阙^①，笔力峭拔，非他词可能过之。

①朱祖谋《浣溪沙》：

“独鸟冲波去意闲，坏霞如赭水如笺。为谁无尽写江天？并舫风弦弹月上，当窗山髻挽云还。独经行地未荒寒。”（其一）

“翠阜红眶夹岸迎，阻风滋味暂时生。水窗官烛泪纵横。禅悦新耽如有会，酒悲突起总无名。长川孤月向谁明？”（其二）

| § 4.04 |

蕙风《听歌》诸作，自以《满路花》^①为最佳。至《题香南雅集图》诸词，殊觉泛泛，无一言道著。

①况周颐《满路花》

僵村有听歌之约，词以坚之：

“虫边安枕簟，雁外梦山河。不成双泪落，为闻歌。浮生何益，尽意付消磨。见说寰中秀，漫修蛾。旧家风度无过。凤城丝管，回首惜铜驼。看花馀老眼，重摩挲。香尘人海，唱彻《定风波》。点鬓霜如雨，未比愁多。问天还问嫦娥。”

（梅郎兰芳以《嫦娥奔月》一剧，蜚声日下）



| S 4.05 |

(皇甫松)词，黄叔旸称其《摘得新》二首^①，为有达观之见。余谓不若《忆江南》二阙^②，情味深长，在乐天^③、梦得^④上也。

皇甫松：晚唐词人，字子奇，自号檀栾子。

黄叔：即南宋黄榦，《花庵词选》编者。

① 皇甫松《摘得新》：

“酌一卮，须教玉笛吹。锦筵红蜡烛，莫来迟。
繁红一夜经风雨，是空枝。”（其一）



“摘得新。枝枝叶叶春。管弦兼美酒，最关人。
平生都得几十度，展香茵。”（其二）

②皇甫松《忆江南》：

“兰烬落，屏上暗红蕉。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
船吹笛雨潇潇。人语驿边桥。”（其一）

“楼上寝，残月下帘旌。梦见秣陵惆怅事，桃花
柳絮满江城。双髻坐吹笙。”（其二）

③乐天：唐代诗人白居易，所作《忆江
南》词三首，原词为：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
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（其一）

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
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”（其二）

“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
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得相逢。”（其三）

④梦得：唐代诗人刘禹锡，所作《忆江
南》原词为：

“春去也，多谢洛城人。弱柳从风疑举袂，丛
兰浥露似沾巾。独坐亦含颦。”（其一）

“春去也，共惜艳阳年。犹有桃花流水上，无
辞竹叶醉尊前，惟待见青天。”（其二）

| S 4.06 |

端己词情深语秀，虽规模不及后主、正中，要在飞卿之上。观昔人颜、谢优劣论可知矣。

颜、谢：颜延之、谢灵运，南北朝初之宋朝诗人。





| § 4.07 |

(毛文锡)词比牛、薛诸人殊为不及。叶梦得谓：“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，殊不知流于率露。诸人评庸陋词者，必曰：此仿毛文锡之《赞成功》^①而不及者。”其言是也。

毛文锡：字平圭，五代前蜀词人，其词以艳丽见称。

牛、薛：即牛峤、薛昭蕴，皆晚唐至五代前蜀“花间派”词人。

叶梦得：宋代词人、诗论家叶梦得，字少蕴，号石林，著述甚多。

①毛文锡《赞成功》：

“海棠未坼，万点深红。香包缄结一重重。似含羞态，邀勒春风。蜂来蝶去，任绕芳丛。昨夜微雨，飘洒庭中，忽闻声滴井边桐。美人惊起，坐听晨钟。快教折取，戴玉珑璁。”



| § 4.08 |

(魏承班)词逊于薛昭蕴、牛峤而高于毛文锡，然皆不如王衍。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，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。

魏承班：五代前蜀词人，词风近于温庭筠，以艳丽著称。

王衍：五代前蜀主王衍，字化源，有文才，词艳丽。

| § 4.09 |

(顾)夐词，在牛给事、毛司徒间。《浣溪沙》“春色迷人”一阙^①，亦见《阳春录》。与《河传》^②、《诉衷情》^③数阙，当为夐最佳之作矣。

顾夐：五代前蜀词人。

牛给事、毛司徒：牛峤、毛文锡。

① 顾夐《浣溪沙》：

“春色迷人恨正赊，可堪荡子不还家。细风轻露著梨花。帘外有情双燕飏，槛前无力绿杨斜。小屏狂梦极天涯。”

② 顾夐《河传》：

“燕飏。晴景。小窗屏暖，鸳鸯交颈。菱花掩却翠鬟欹，慵整。海棠帘外影。绣帷香断金鸂鶒。无消息，心事空相忆。倚东风。春正浓。愁红，泪痕衣上重。”（其一）

“曲槛，春晚。碧流纹细，绿杨丝软。露华鲜杏枝繁，莺啭，野芜平似翦。直是人间到天上。堪游赏。醉眼疑屏障。对池塘，惜韶光，断肠，为花须尽狂。”（其二）



“棹举。舟去。波光渺渺，不知何处。岸花汀草共依依，雨微，鷓鴣相逐飞。天涯离恨江声咽，啼猿切，此意向谁说。倚兰桡，独无憇，魂销，小炉香欲焦。(其三)

①顾夐《诉衷情》：

“永夜抛人何处去？绝来音。香阁掩，眉敛，月将沉。争忍不相寻？怨孤衾。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(其一)

“香灭帘垂春漏永，整鸳衾。罗带重，双凤，缕黄金。窗外月光临。□沉沉。□断肠无处寻，□负春心。”(其二)

| § 4.10 |
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称其（毛熙震）词“新警而不为纏薄”。余尤爱其《后庭花》^①，不独意胜，即以调论，亦有隽上清越之致，视文锡箋如也。

毛熙震：五代后蜀词人。

①毛熙震《后庭花》三阙：

“莺啼燕语芳菲节，瑞庭花发。昔时欢宴歌声揭，管弦清越。从陵谷追游歇，画梁尘飚。伤心一片如珪月，闲锁宫阙。”（其一）

“轻盈舞伎含芳艳，竞妆新脸。步摇珠翠修蛾敛，腻鬟云染。歌声慢发开檀点，绣衫斜掩。时将纤手匀红脸，笑拈金靥。”（其二）

“越罗小袖新香茜，薄笼金钏。倚栏无语摇金扇，半遮匀面。春残日暖莺娇懒，满庭花片。争不教人长相见，画堂深院。”（其三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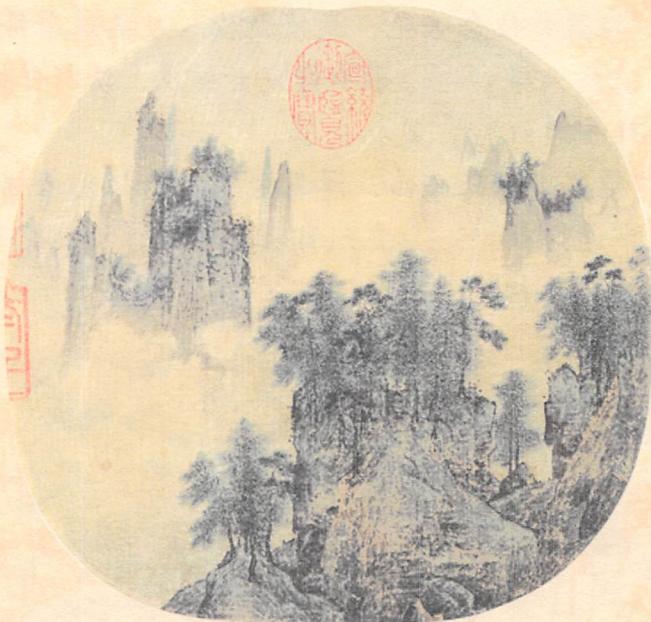
|§ 4.11|

(阎选) 词唯《临江仙》第二首^①有“轩翥”之意，馀尚未足与于作者也。

阎选：五代前蜀词人，以布衣称“阎处士”。

① 阎选《临江仙》：

“十二高峰天外寒，竹梢轻拂仙坛。宝衣行雨在云端。画帘深殿，香雾冷风残。欲问楚王何处去？翠屏犹掩金鸾。猿啼明月照空滩。孤舟行客，惊梦亦艰难。”



| § 4.12 |

昔沈文憲深賞(张)泌“绿杨花扑一溪烟”^①为晚唐名句。然其词如“露浓香泛小庭花”^②，较前语似更幽艳。

沈文憲：沈德潛，謚文憲。

泌：五代前蜀詞人張泌，官舍人，故王氏以“張舍人”稱之。

① 張泌《洞庭阻風》：

“空江浩蕩景蕭然，盡日菰蒲泊釣船。青草浪高三月渡，綠楊花扑一溪烟。情多莫舉傷春目，愁極兼無買酒錢。猶有漁人數家住，不成村落夕阳邊。”

② 張泌《浣溪沙》：

“獨立寒階望月華，露濃香泛小庭花。綉屏愁背一燈斜。　　云雨自从分散後，人間無路到仙家。但凭魂夢訪天涯。”

| § 4.13 |

(孙光宪词)昔黄玉林赏其“一庭疏雨湿春愁”^①，为古今佳句。余以为不若“片帆烟际闪孤光”^②，尤有境界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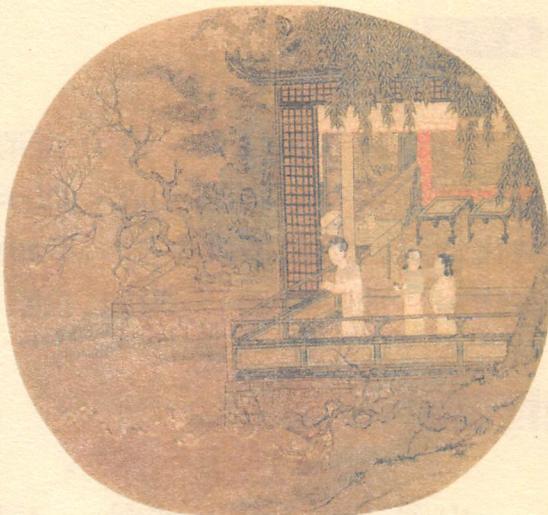
① 孙光宪《浣溪沙》：

“揽镜无言泪欲流，凝情半日懒梳头，一庭疏雨湿春愁。杨柳只知伤怨别，杏花应信损娇羞，泪沾魂断转离忧。”

② 孙光宪《浣溪沙》：

“蓼岸风多橘柚香，江边一望楚天长。片帆烟际闪孤光。目送征鸿飞杳杳，思随流水去茫茫。兰红波碧忆潇湘。”





||§ 4.14||

(周清真)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，然尚未尽脱古人蹊迳。平生著述，自以乐府为第一。词人甲乙，宋人早有定论。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。然北宋人如欧、苏、秦、黄，高则高矣，至精工博大。殊不逮先生。故以宋词比唐诗，则东坡似太白，欧秦似摩诘，耆卿似乐天，方回、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。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。而词中老杜，则非先生不可。昔人以耆卿比少陵，犹为未当也。

摩诘：王维，字摩诘，唐代诗人，诗、书、画皆有名，苏轼谓之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

大历十子：指唐代大历年间卢纶、钱起等十位诗人。

昌黎：韩愈，字退之，其郡望为昌黎，唐代文学家。



| § 4.15 |

(清真)先生之词，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槩括入律，浑然天成。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，然此不过一端。不如强焕云：“模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”为知言也。

| § 4.16 |

山谷云：“天下清景，不择贤愚而与之，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”诚哉是言！抑岂独清景而已，一切境界，无不为诗人设。世无诗人，即无此种境界。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，皆须臾之物，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，镌诸不朽之文字，使读者自得之。遂觉诗人之言，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，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，此大诗人之美妙也。境界有二：有诗人之境界，有常人之境界。诗人之境界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，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，有遗世之意。而亦有得有不得，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。若夫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之感，常人皆能感之，而惟诗人能写之。故其入于人者至深，而行于世也尤广。(清真)先生之词，属于第二种为多。故宋时别本之多，他无与匹。

又和者三家、注者二家。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，莫不知有清真，而种种无稽之言，亦由此以起。然非入人之深，乌能如是耶？

§ 4.17

楼忠简谓（清真）先生“妙解音律”。惟王晦叔《碧鸡漫志》谓：“江南某氏者，解音律，时时度曲。周美成与有瓜葛。每得一解，即为制词。故周集中多新声。”则集中新曲，非尽自度。然顾曲名堂，不能自己。固非不知音者。故先生之词，文字之外，须兼味其音律。惟词中所注宫调，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，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，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，固可知也。今其声虽亡，读其词者，犹觉拗怒之中，自饶和婉。曼声促节，繁会相宣；清浊抑扬，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，一人而已。

§ 4.18

伪词最多。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。如



《片玉词》上《青玉案》“良夜灯光簇如豆”一阙^①。乃改山谷《忆帝京》词^②为之者，绝非先生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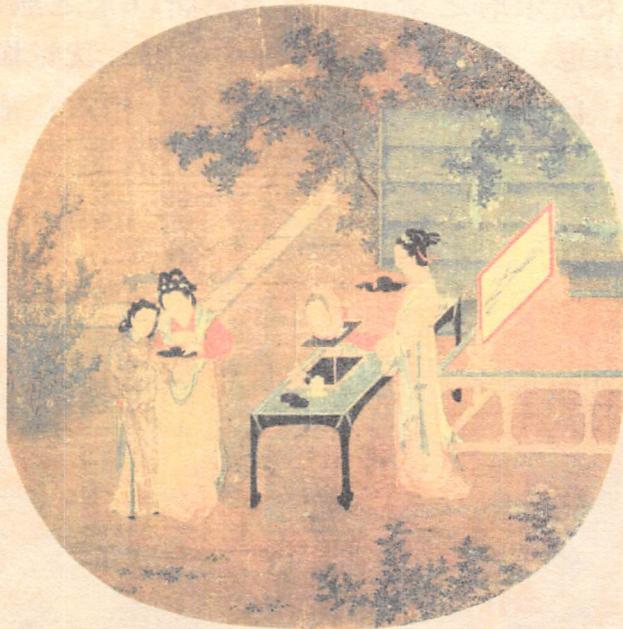
①周邦彦《青玉案》：

“良夜灯光簇如豆。占好事、今宵有。酒罢歌阑人散后。琵琶轻放，语声低颤，灭烛来相就。

玉体偎人情何厚。轻惜轻怜转唧溜。雨散云收眉儿皱。只愁彰露，那人知后，把我来僝僽。”

②黄庭坚《忆帝京》私情：

“银烛生花如红豆。占好事、而今有。人醉曲屏深，借宝瑟、轻招手。一阵白蘋风，故灭烛、



教相就。花带雨、冰肌香透。恨啼鸟、辘轳声晓。岸柳微凉吹残酒。断肠时、至今依旧。镜中消瘦。那人知后，怕夸你来僝僽。”

| § 4.19 |

(《云遥集·杂曲子》)《天仙子》词^①，特深峭隐秀，堪与飞卿端已抗行。

①《天仙子》：敦煌所出唐写本《天仙子》二首，原词为：

“燕语啼时三月半。烟蘸柳条金线乱。五陵原上有仙娥，携歌扇。香烂漫，留住九华云一片。

犀玉满头花满面，负妾一双偷泪眼。泪珠若得似珍珠，拈不散。知何限？串向红丝应百万。”(其一)

“燕语莺啼惊觉梦。羞见鸾台双舞凤。天仙别后信难通。无人问，花满洞。羞把同心千遍弄。叵耐不知何处去。正是花开谁是主？满楼明月



应三更，无人语，泪如雨。便是思君肠断处。”（其二）

飞卿、端己：即温庭筠、韦庄，词以“温韦”并称。

§ 4.20

有明一代，乐府道衰。《写情》、《扣舷》，尚有宋元遗响。仁宣以后，兹事几绝。独文愍（夏言）以魁硕之才，起而振之。豪壮典丽，与于湖、剑南为近。

文愍：夏言，字公谨，管至首辅，谥文愍，明代词人。

于湖：张孝祥，字安国，别号于湖居士，南宋词人，著有《于湖词》。

§ 4.21

欧公《蝶恋花》：“面旋落花”^①云云，字字沉响，殊不可及。



①欧公：即欧阳修，其《蝶恋花》：

“面旋落花风荡漾。柳重烟深，雪絮飞来往。
雨后轻寒犹未放，春愁酒病成惆怅。枕畔屏
山围碧浪，翠被华灯，夜夜空相向。寂寞起来褰
绣幌，月明正在梨花上。”

§ 4.22

《片玉词》“良夜灯光簇如豆”^①一首，乃改山谷《忆帝京》词^②为之者，似屯田最下之作，非美成所宜有也。

①周邦彦《青玉案》：

“良夜灯光簇如豆。占好事、今宵有。酒罢
歌阑人散后。琵琶轻放，语声低颤，灭烛来相就。
玉体偎人情何厚。轻惜轻怜转唧溜。雨散云
收眉儿皱。只愁彰露，那人知后，把我来僝僽。”

②黄庭坚《忆帝京》私情：

“银烛生花如红豆。占好事、而今有。人醉
曲屏深，借宝瑟、轻招手。一阵白蘋风，故灭烛、
教相就。花带雨、冰肌香透。恨啼鸟、辘轳声晓。
岸柳微凉吹残酒。断肠时、至今依旧。镜中消瘦。
那人知后，怕夯你来僝僽。”

| § 4.23 |

温飞卿《菩萨蛮》：“雨后却斜阳，杏花零落香”^①。少游之“雨馀芳草斜阳。杏花零乱燕泥香”^②，虽自此脱胎，而实有出蓝之妙。

①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

“南园满地堆轻絮，愁闻一霎清明雨。雨后却斜阳，杏花零落香。无言匀睡脸，枕上屏山掩。时节欲黄昏，无聊独闭门。”

②秦观《画堂春》：

“东风吹柳日初长。雨馀芳草斜阳。杏花零落燕泥香。睡损红妆。宝篆烟消龙凤，画屏云锁潇湘。夜寒微透薄罗裳。无限思量。”

| § 4.24 |

白石尚有骨，玉田则一乞人耳。

| § 4.25 |

美成词多作态，故不是大家气象。若同叔、永叔虽不作态，而一笑百媚生矣。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。

| § 4.26 |

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，门径浅狭，如孙过庭书，但便后人模仿。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，亦由于此。

孙过庭：字虔礼，唐代书法家，著有《书谱》。

| § 4.27 |

予于词，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而不喜《花间》。宋喜同叔、永叔、子瞻、少游而不喜美成。南宋只爱稼轩一人，而最恶梦



窗、玉田。介存《词辨》所选词，颇多不当人意。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。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，非予一人之私见也。

||§ 4.28||

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《人间词》，诒书告余曰：“知我词者莫如子，叙之亦莫如子宜。”余与君处十年矣，比年以来，君颇以词自娱。余虽不能词，然喜读词。每夜漏始下，一灯荧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尝不与君共，君成一阙，易一字，未尝不以讯余，既而睽离，苟有所作，未尝不邮以示余也。然则余于君之词，又乌可以无言乎？夫自南宋以后，斯道之不振久矣！元、明及





国初诸老，非无警句也，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气困于雕琢也。嘉道以后之词，非不谐美也，然无救于浅薄者，意竭于摹拟也。君之于词，于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，于北宋喜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，于南宋除稼轩、白石外，所嗜盖鲜矣。尤痛诋梦窗、玉田。谓梦窗砌字，玉田垒句。一雕琢，一敷衍。其病不同，而同归于浅薄。六百年来词之不振，实自此始。其持论如此。及读君自所为词，则诚往复幽咽，动摇

人心。快而能沈，直而能曲。不屑屑于言词之末，而名句间出，殆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远，意决而辞婉，自永叔以后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为词时，亦不自意其至此，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若夫观物之微，托兴之深，则又君诗词之特色。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伦比。呜呼！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，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？光绪丙午三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§ 4.29

去岁夏，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，得六十馀阙，名曰《人间词甲稿》，余既叙而行之矣。今冬复汇所作词为《乙稿》，丐余为之叙。余其敢辞。乃称曰：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摅己，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以境胜。或以意胜，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学。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观也。出于观我者，意馀于境。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我之时，又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

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。自夫人不能观古之人之所观，而徒学古人之所作，于是始有伪文学。学者便之，相尚以辞，相习以模拟，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，岂不悲哉！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，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。温韦之精艳，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浅也。《珠玉》所逊六一，小山所以愧淮海者，意境异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辞采擅长，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轩，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。白石之词，气体雅健耳。至于意境，则去北宋人远甚。及梦窗、玉田出，并不求诸气体，而惟文字之是务，于是词之道熄矣。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于



国朝，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，崛起于方兴之族。其所为词，悲凉顽艳，独有得于意境之深，可谓豪杰之士，奋乎百世之下者矣。同时朱陈，既非劲敌；后世项蒋，尤难鼎足。至乾嘉以降，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，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。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？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，故难期诸流俗欤？余与静安，均夙持此论。静安



之为词，真能以意境胜。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，莫若欧阳公。以境胜者，莫若秦少游。至意境两浑，则惟太白、后主、正中数人足以当之。静安之词，大抵意深于欧，而境次于秦。至其合作，如《甲稿·浣溪沙》之“天末同云”、《蝶恋花》之“昨夜梦中”、《乙稿·蝶恋花》之“百尺朱楼”等阙，皆意境两忘，物我一体。高蹈乎八荒之表，而抗心乎千秋之间，骎骎乎两汉之疆域，广于三代，贞观之政治，隆于武

德矣。方之侍卫，岂徒伯仲。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，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。至君词之体裁，亦与五代北宋为近。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，以其有意境在。若以其体裁故，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，此又君之不任受。固当与梦窗、玉田之徒，专事模拟者，同类而笑之也。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（按此甲乙二稿序，据赵万里君所撰静安先生年谱谓即出于先生自手，乃故意假托其友樊志厚者也。）



在山仰處空閑以屋為蓬

入朝深卻憶浪走江東上

浮波殊聽鶴守空相鼓重

遙望裏遠者山層疊路高

但依稀記得曾一處不至

苦霜生達溪雨後深

林生白煙山中處一當

深泉回歸陸羽幽揚

隱聽遍鐘聲思

惆悵枯木平泉

寥落水連漪

寥落不復陶

元莫若

悲涼自贖

戊子長夏

雲漢書史

卷之二

补遗

S 5.01

人間詞句
自文出
孤高挺有骨
多寒瘦，主作賦
一相及，或曰空
興，信之為名

(王)以凝词
句法精壮，如和虞
彦恭寄钱逊叔《蓦
山溪》一阙^①、重
午登霞楼《满庭
芳》一阙^②、舣舟
洪江步下《浣溪
沙》一阙^③，绝无
南宋浮艳虚薄之
习。其他作亦多类
是也。

①王周士《蓦山
溪》(和虞彦恭寄钱
逊叔)：

“平山堂上，侧线
歌南浦。醉望五州山，
渺千里银涛东注。钱郎
英远，满腹贮精神。窥
素壁，墨栖鴟，历历题
诗处。风裘雪
帽，踏遍荆湘路。回首



古扬州，沁天外残霞一缕。德星光次，何日照长沙。《渔夫曲》、《竹枝词》，万古歌来暮。”

②王周士《满庭芳》重午登霞楼：

“千古黄州，雪堂奇胜，名与赤壁齐高。竹楼千字，笔势压江涛。笑问江头皓月，应曾照、今古英豪。菖蒲酒，窳尊无恙，聊共访临皋。陶陶。谁晤对，粲花吐论，宫锦纫袍。借银涛雪浪，一洗尘劳。好在江山如画，人易老、双鬓难葆。升平代，凭高望远，当赋《反离骚》。”

③王周士《浣溪沙》舣舟洪江步下：

“起看船头蜀锦张，沙汀红叶舞斜阳。杖擎惊起睡鸳鸯。木落群山雕玉□，霜和冷月浸澄江。疏篷今夜梦潇湘。”



|§ 5.02|

美成词之存于今者，《片玉词》二卷，此本是也。《清真集》二卷，临桂王氏所刊行者是也。《片玉集》陈元龙注十卷，阮文达《四库未收书目》所著录者是也。今以数本比较观之，知陈注本十卷亦自宋本《清真集》出，而王刻《清真集》已非宋人旧本。何以知之？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云“《清真集》二卷、《后集》一卷”，今王刊无《后集》，其不同一也。方千里、杨泽民《和清真词》，均至《满路花》（陈本第八卷末阙）而止，中间不遗一阙，而无《绮寮怨》以下三十一阙，王刻有之，阙数较多，而卷数反少，其不同二也。窃意：宋本《清真集》当至《满路花》止，而《绮寮怨》以下，殆即所谓《后集》。王刻以《后集》合于下卷，而陈注本则分前集二卷为八卷，《后集》一卷为二卷。虽皆出于《清真集》，然皆非《清真集》之旧矣。至此本，据子晋跋语云“出宋本”，然据陈注本刘肃序，则《片玉集》之名乃陈氏所改题，强煥何自用之？然陈允平《西麓继周集》已据此本次序，则宋本之说，又似不诬。既跋于劳本后，并记于此。越二日，人间录于宣武寓庐之学学山海居。

陈元龙：字广陵，号乾斋，清康熙乾隆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、礼部尚书，王国维故家海宁巨族，称“陈阁老”，著有《爱日堂诗》二十七卷。

阮文达：阮元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清代学者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、加太傅，谥“文达”。著述甚丰，以《十三经注疏》最著。





|§ 5.03|

(朱希真)《满路花·风情》^①，无限风情，令人玩索。

朱希真：朱敦儒，字希真（一作希直），南宋词人，著有《樵歌》。

^①朱希真词集无此词，惟周邦彦《片玉集》载有此首《满路花·风情》，原词为：

“帘烘泪雨干，酒压愁城破，冰壶防饮渴。培残火，朱消粉褪，绝胜新梳裹。不是寒宵、短日上三竿。殢人。犹要同卧。如今多病，寂寞章台左。黄昏风弄雪，门深锁。兰房密忧，万种思量过。也须知有我，着甚情悰，你但忘了人呵！”

| § 5.04 |

朱竹垞《蝶恋花·重游晋祠题壁》^①。其“天涯芳草”二句，自南宋后即不多见，无论近人。

① 朱彝尊《蝶恋花》重游晋祠题壁：

“十里浮岚山近远。小雨初收，最喜春沙软。
又是天涯芳草遍，年年汾水看归雁。系马青松犹在眼。
胜地重来，暗记韶华变。依旧纷纷凉月满，
照人独上溪桥畔。”

| § 5.05 |

项莲生词，在国朝自非皋文、止庵辈所能及，然尚不如容若、竹垞，况鹿潭以下耶？





附录

评《人间词话》
唐圭璋

海宁王静安氏，曾著《人间词话》，议论精到，夙为人所传诵。然其评诸家得失，亦闻有未尽当者，因略论之。王氏论词，首标“境界”二字。其第一则即曰：“词以境界为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，五代、北宋之词，所以独绝者在此。”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，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。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，不能截然独立。五代、北宋之所以独绝者，并不专在境界上，而只是一二名句，亦不足包括境界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。上乘作品，往往情境交融，一片混成，不能强分；即如《花间集》及二主之词，吾人岂能割裂单句，以为独绝在世耶？

王氏尝言境非独景物，然王氏所举之例，如“明月照积雪”、“大江流日夜”、“中天悬明月”、“黄河落日圆”、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、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、“一风荷举”、“柳昏花暝”、“夜深千帐灯”、“独鸟冲波去意闲”等，皆重在描写景物。描写景物，何能尽词之能事？即就描写景物言，亦有非一二语所能描写尽致者：至于湖月夜泛洞庭与白石月夜泛垂虹之作，皆集合眼前许多见闻感触，而构成一空灵壮阔之境界。若举一二句，何足明其所



处之真境及其胸襟之浩荡？

刘融斋尝谓贺方回《青玉案》词

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三

句固好，然尤好在上一句“试问闲愁都几许”

能唤起也。又如小山之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

飞”，原是唐人翁宏诗，然亦好在上一句“去年春恨却来时”

能点明也。是知景自生情，情亦寓于景，内心外物，是二是一。

严沧浪专言兴趣，王阮亭专言神韵，王氏专言境界，各执一说，未

能会通。王氏自以境界为主，而严、王二氏又何尝不各以其兴趣、

神韵为主，入主出奴，孰能定其是非？要之，专言兴趣、易流于

空虚；专言境界，易流于质实，合之则醇美，离之则不免偏颇。

东坡极赏少游之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两句，正以其情韵绵邈，令人低徊不尽，而王氏讥为“皮相”，可知王氏过执境界之说，遂并情韵而忽视之矣。原词上片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二句固好，但东坡所赏者，亦岂“皮相”？东坡既赏屯田之“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，以为唐人高处不过如此；但又赏少游“郴江”两句，可知东坡以境界、情韵并重，不主一偏也。且昔人所谓沉郁顿挫、缠绵悱恻，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者，皆就情韵言之，苟忽视情韵，其何以能令人百读不厌？

王氏既倡境界之说，而对于描写景物，又有隔与不隔之说，此亦非公论。推王氏之义，在专尚赋体，而以白描为主，故举“池塘生春草”、“采菊东篱下”为不隔之例。夫诗原有赋、比、兴三体，赋体白描，故是一法；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，即无它法。比、兴从来亦是一法，用来言近旨远，有含蓄，有寄托，香草美人，寄慨遥深，故不能谓之隔也。东坡之《卜算子》咏鸿、放翁之《卜算子》咏梅、碧山之《齐天乐》咏蝉，咏物即以喻人，语语双关，何能以隔讥之？若尽以浅露直率为不隔，则亦何贵有此不隔？后主天才卓越，吐属自然，纯用白描，后人难以企及；吾人若不从凝炼入手，漫思效颦，其不流为浅露直率者几希！

白石天籁人力，两臻高绝，所写景物，往往体会入微，而王氏以隔少之，殊为皮相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”极写扬州乱后荒凉景象，令人哀伤，何尝有隔？“数峰清苦。商略黄昏雨”则为云山幽寂境界，“清苦”、“商略”皆从山容、云意体会出来，极细切，极



生动，岂能谓之为隔？“高树晚蝉，说西风消息”以一“说”字拟人，何等灵活，而王氏概以“隔”字少之，是深刻精炼之描写皆为隔矣。王氏知爱白石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”两句，而顾不爱其他佳处，殊不可解。即如“千树压西湖寒碧”之咏梅，“冷香飞上诗句”之咏荷，亦何尝非妙语妙境，不同凡响。王氏盛称稼轩《贺新郎·别茂嘉十二弟》词，以为有境界。其实此词罗列古代庄姜、荆轲、苏武、陈皇后、昭君许多离别故事，可谓隔之至者，何以又独称之？

王氏极诋白石，不一而足，有谓“白石有格而无情”者，有谓白石“无言外之味、弦外之响”者，有谓“白石之旷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”者，有谓“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格调虽高，然无一语道着”者，余谓王氏之论列白石，实无一语道着。白石以健笔写柔情，出语峭拔俊逸，最有神味，如《鹧鸪天》云：“春未绿，鬓先丝，人间别久不成悲。谁教岁岁红莲夜，两处沉吟各自知。”写得何等深刻！何等沉痛！又如《长亭怨慢》写别词云：“日暮。望高城不见，只见乱山无数。韦郎去也，怎忘得、玉环分付。第一是、早早归来，怕红萼、无人为主。算空有并刀，难剪离愁千缕。”亦深情缱绻，笔妙如环。其他自度名篇，举不胜举。而《暗



香》、《疏影》两词，藉梅寄意，怀念君国，尤为后世所传诵。或谓“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、江南江北”与梅无关，不知唐王建诗云：“天山路边一株梅，年年花发黄云下。昭君已没汉使回，前后征人谁系马。”白石正用王建诗，并非无关。且江南是偏安王朝，江北是沦陷区，白石“但暗忆、江南江北”，亦岂无因？宋于庭谓“白石念念君国，似杜陵之诗”，谭复堂亦以为“有骚辨之馀”，皆非虚言。戈顺卿、陈亦峰俱誉白石为“词圣”，固不免过当，然王氏率意极诋，亦系偏见。

此外王氏论柳、周之处，亦不符合实际。至谓“北宋名家，以方回为最次”，尤为不知方回者。张柯山谓方回有“盛丽、妖冶、幽洁、悲壮”之美，岂可轻诋？南宋诸家如梦窗、梅溪、草窗、玉田、碧山各有艺术特色，亦不应一概抹杀。王氏谓梦窗“映梦窗凌乱碧”，谓玉田“玉老田荒”，攻其一端，不及其余，尤非实事求是之道。

（摘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版《词学论丛》）

声 明

因联系上的不方便，书中所用俞平伯先生1926年为重印《人间词话》所写序言与附录中唐圭璋先生评《人间词话》的文章，我们没有得到作者家人的同意，本来想为此撤掉这几篇文章，但是这两篇文章影响力之大，文笔之优美，立论之鸿博，有令人难舍之感。因此，不揣冒昧，枉自附于书中，以增其辉。诚望作者家人或版权所有者知悉后，速与本社联系，即当支付稿酬。

谨表歉意，予以声明。

